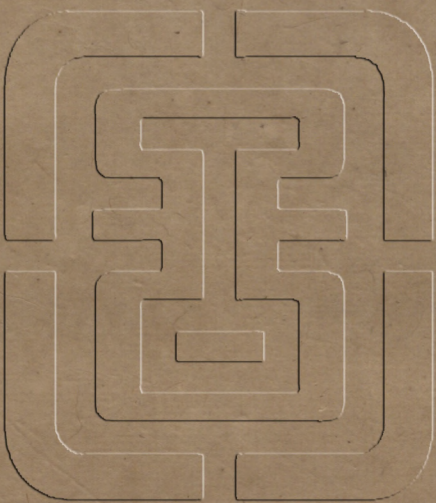




1021



石門文字禪  
六



石門文字碑卷第二十

宋江蘇州府長興縣 寺沙門釋法賢範著

法華寺堂板

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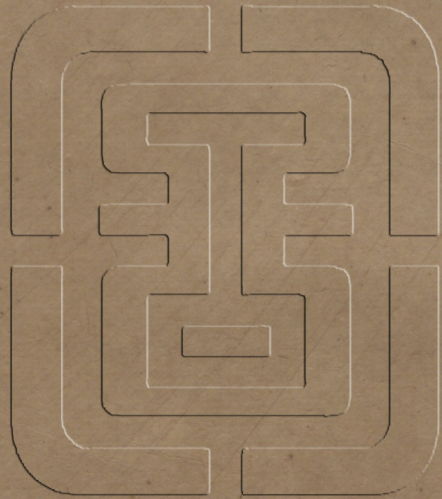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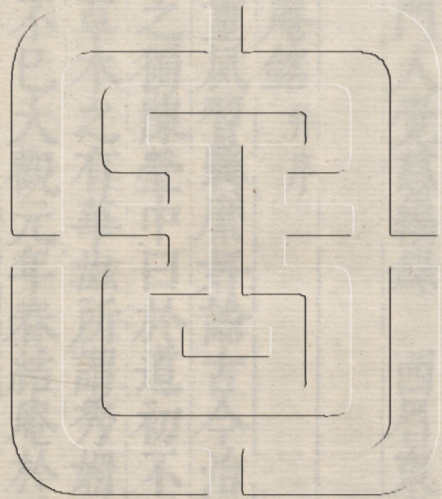
余世遠孫 亂是非成敗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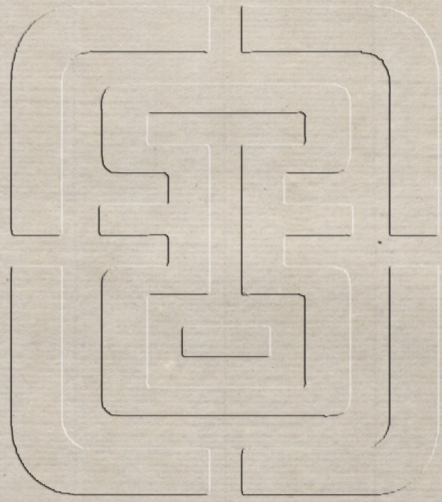
避多識而之 不相妨譬如山川

之有幾矣 精進余心知其

戲然為之 臨川名曰明白

欲補自治且學中國之以備見者曰善哉非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銘

明白庵銘

并序

余世緣深重夙習羈縻好論古今治亂是非成敗交遊多譏訶之獨陳瑩中曰於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余心知其戲然爲之不已大觀元年春結庵於臨川名曰明白欲痛自治也瑩中聞之以偈見寄曰庵中不著毗耶

坐亦許靈山問法人便謂世間憎愛盡攢眉出社有  
誰瞋於是堤岸輒決又復滾滾多言然竟坐此得罪  
出九死而僅生恨識不知微道不勝習乃收招鬼鬼  
料理初心爲之銘曰

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聞者不言心得意了木落霜清  
水歸沙在忽然震驚聞者駭怪合妙日用如春雷霆  
背覺合塵如冬震驚萬機俱罷隨緣放曠尚無了知  
安有倒想永惟此恩研味其旨一庵收身以時臥起  
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于嘉

圓同庵銘

空印之庵圓何所同睨而視之同太虛空弗設戶牖  
無南北東而庵中人來無所從廓然現前以道爲容  
我此法界遇緣卽宗自受用境出生無窮使令服玩  
地獄天宮各各無礙如空行風我非文殊齒豁頭童  
以問法來罄折其躬而師應機如隨扣鐘聊觀此老  
游戲神通不起于座瞬兩漆瞳以大千界置于鍼鋒  
以香水海藏于睫中一切人天之與魚龍不覺不知  
如盲如聾萬像懽呼聲摩蒼穹天魔外道以手擣胃  
欲折困之面爲發紅如環輪上尋其始終於是雌伏  
仰此法雄我雖衰退氣猶如虹未甘見刪終依禪叢

撰述  
不月之公利卷二  
二  
斯文之作蕩除執封當以理勝文則非工瀉山之陰  
磐石可礱書以刻之昭示童蒙

覺庵銘

并序

道人聞公以四威儀爲庵而以覺名之隨身叢林之  
別名也余游此庵中微塵數劫適今始讀其號如人  
靜坐忽見鼻端心知之而不可以語人名之所解又  
如風中鼓橐雖有神禹之知莫能分別特相視一笑  
而已銘曰

明暗色空成住壞卽大寂滅究竟覺居以名庵是增  
語而我銘之添注脚如湯消冰無別冰冰湯之相未

全脫何如睡足百事懶軒納林光鳥聲樂當知今在  
衡嶽中門外今無覺衡嶽道人撫掌笑軒渠注經不  
必居牛角

如庵銘

并序

吾鄉日公謂余曰吾以經行坐臥爲庵以分別塵勞  
爲如且求銘銘曰

日用現前隨眠煩惱惱去之卽生如石下草蓋其妄覺  
取舍顛倒小根怖之冰炭懷抱我以慧眼燕坐默觀  
一切異相如珠走盤是時日公非內非外是非死生  
合成一塊

朴庵銘

履長老禪而色貴白老禪有終白不受色道人游方學至無學如役六用則思返朴有山可看有飯可飽乃笑諸方何必百巧鑪煙未殘跏趺袖手雪窓無塵鳥啼清晝

夢庵銘

并序

弛擔假寐入大槐之宮嘗王者樂覺來欠申炊未及熟耳輟薪得鹿翳諸隍中俄而忘之意以為夢且行且詠路人用其語而得鹿一以為虛一以為實此世間之論也夢中無女色而欲成辦非實非虛此出世

間之論也衡嶽素公高行著叢林寄傲一庵而以夢名銘曰

一境圓通而法成辦五根不行而意自幻晝思夜境塵劫無間而曉開歛初不出眼知誰妙觀鏡于心宗以世校夢乃將無同為魚泳波為蝶翔空在素曲肱吉祥止躬即庵是夢問井得水即夢是庵緣飯識米於一意地無能無二若見主人夢庵俱棄

癡庵銘

并序

衆生以貪瞋癡為三毒三毒之過能致生死諸佛以戒定慧方便觀照而用治之余至龍山翊道人引余

坐於明窓淨室之間曰此吾癡庵也翊頽然秀發論  
議精到余不見其癡之相山雲朝升璧月夜挂翛然  
無營余不見其癡之理禪者方以精嚴黠慧自矜機  
辯逸羣勝物其肯甘爲癡哉顧虎頭之癡於畫王述  
之癡於不言率爲世傳是好名之癡也上人泯泯與  
衆臥起不知人間是非榮辱貴賤功利如三世諸佛  
之白牯可謂之癡雖以自志然余以謂其未能絕對  
余爲之銘又可乎上人之癡不事於名則余之銘於  
義未失銘曰

導師黠慧出三界癡於無癡中致衆生疑未若翊禪

淡然無爲以癡爲庵聊以戲之亦有癡侶論癡要訣  
若見大智紅爐片雪

懶庵銘

并序

放似狂靜似懶學者未得其真而先得其似山林雲  
壑之人狂放一致靜懶同川然曾次涇渭笑時真率  
瞭然得於眉睫之間融懶亦能負米瓚懶亦能拭涕  
安懶亦能牧牛未能真懶也者南州仁公以勃窣爲  
精進以哆和爲簡靜以臨高眺遠未忘情之語爲文  
字禪然則結庵自藏而名以懶殆非苟然甘露滅爲  
作銘曰

惟融與安品坐客瓚於禪林中是謂三懶秀媚精進  
辯慧擔板唯道人仁俱透此患水不洗水眼不見眼  
以之名庵蓋亦泡幻鳥啼華笑日用成辦睡起密傳  
露芽一盞

墮庵銘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蓋言不言  
俱名污染飲光華笑智海簾卷非言不言驚如掣電  
異哉曹山法幢特建以墮一字雪諸情見在聖非貴  
在凡非賤雜之不藏著之難辨二乘骨驚十地覓戰  
而解空子乃圓笑厲善刀藏之不露鋒燄不動聲氣

降伏魔怨

喧寂庵銘

并序

高安居士王詢溫甫和易寡欲靖專無營特刻意事  
佛精嚴弗懈雖年運往矣而視聽聰明惟履無玷故  
聲稱閭里雲庵道價值天下元豐間游金陵舒王施  
第爲寺以延叢林號內外護元祐初退休來歸說瀟  
於洞山九峯溫甫忘冠巾而師事之其法嗣佛照禪  
師惠泉者與之交善自泉住上都名刹士大夫有稀  
見之者而與溫甫日親法喜偈語酬唱不絕豈所謂  
千里同風者乎政和七年秋結制對其所居名曰喧



寂余適以事至訪之溫甫方負暄閱經置卷坐語語  
少而理多於是自媿羈官四方畏首尾思蟬蛻垢紛  
縱浪閒曠而不可得乃銘其庵而去銘曰

孰談無生唯老居士孰爲聽徒團樂妻子以諸塵勞  
而作佛事視其家風老龐是似名聞諸方流輩追崇  
餘四十年一節保躬老則結屋置闌闌中卽喧而寂  
蓋將無同賢哉斯人不二於物蹇寓于世莫知歸宿  
我睨而視亦見彷彿出生太虛陶鑄魔佛

破塵庵銘

并序

道人堪師庵於水西南臺之下名曰破塵爲之銘曰

取大經卷破此一塵何以破之智爲斧斤塵非斷空  
可破非有了然而知空亦不受異哉湘麓庵此老堪  
視其庵名如車指南堪雖可卽語默弗及如指自觸  
如眼自覲

報慈庵銘

并序

武寧西峯達上人年方妙而孝思度越流輩父母喪  
則重于墳所旦夕誦唄以時臨遂自名其庵曰報慈  
嗚呼逢可謂知如來大師律我比丘之意經豈不曰  
孝名爲戒乎余謂其所爲有補於名教乃爲之銘曰  
竹叢生謂之慈竹鳥返哺謂之慈鳥豈吾含齒而戴

髮乃彼烏竹之不如故有終天之痛心再折而情枯  
蔣松楸以上雲雨就樹陰以縛屋廬營出世之冥福  
生五濁之芙蓉知輪珠以行道明月皎其影孤念  
此風之可尚聊以起精進而激懦夫

甘露滅齋銘

并序

政和四年春余還自海外過衡嶽謁方廣譽禪師館  
于靈源閣之下因各其居曰甘露滅道人法太請曉  
其說余曰三祖北齊天平二年得法於少林隱于皖  
山終身不言姓氏老安隋文帝開皇七年括天下私  
度僧尼驗勘安曰本無名遂遁于嵩山二大老厭名

迹之累而精一其道蓋如此余寔慕之乃爲之銘曰  
吾聞甘露食之長生而寂滅法乃有此名寂滅而生  
谷神不死唯佛老君其意如此我本超放憂患纏之  
今知脫矣鬚髮伽黎安遁嵩少璨逃潛霍是故覺範  
老于衡嶽山失孤峻玉忘無瑕當今舌本吐青蓮華

明極齋銘

并序

太原王健伯強名臣惠公之子皇叔嘉王之壻方壯  
年則能棄官學道閱首楞嚴經至餘塵尚諸學明極  
卽如來歎曰此如來之訓而余之志也願以明極名  
其齋而乞銘於余銘曰

有而尋求寢暗所囿得而驚異智濁之咎濁澄暗徹  
自覺成就如人目睛一塵不受開睫譬生明發寄根  
歛睫譬死暗不能昏聖師真慈開此妙門睥睨不入  
夫豈知恩枵然丈室中置匡牀經行宴坐晨燈夕香  
勿使邪念蔽常寂光

夢蝶齋銘

并序

龍舒陳顯仁和粹而喜客慈祥而樂善宗族朋友皆  
稱之余以怡然居士之齋爲夢蝶而爲之銘曰  
浩蕩之春萬物發飾淮山花開麗其風日峽蝶何爲  
栩栩自適朱門青鞍羣色棊布富貴鼎來賓客鴛鴦

居士欠申遽然而寢歲時獻壽舉杯怡然墮憤一醉  
其樂也天紛紛萬緒成我日用睨而視之開睫之夢

明極堂銘

并序

道人法太少年追隨翰墨所與遊多一時顯人晚居  
衡嶽一衲窮年垂滄捫蝨猥衰坐睡守糞鑪煨芋直  
名其所居爲明極取首楞嚴餘塵尚諸學明極卽如  
來義欲以道人坐進此道爲之銘曰

見明之時此見明者緣明開達則見暗時此見暗者  
不明自發見則常明寄根成就見豈明生暗能昏否  
我觀明暗尚難掩藏豈生死門乃欲存亡惟道人太

以壁爲口全機現前不落滲漏

昭昭堂銘

并序

虎城永上人游方晚館漳水上藍余適還太原見之  
話臨川舊游累日不厭時方解王事縱望雲山神  
竟若飛動而亦有落葉之興曰欲於崆峒之下作  
堂昭昭名之而乞言於余爲之銘曰

維塵勞海是無明窟衆生以之生死出沒而此昭  
昭首出萬物廓然十方寂湛徧周目雖可見而不可  
求倩汝名之爲物之尤一堂收身丈尋之闊歛目大千  
都寄毫末乃欲見見如鹿方渴大哉此法明白坦夷

昧者迷失知者得之故甘露滅爲作銘詩

要默堂銘

并序

南楚山水湘西爲甲湘西法席保寧爲甲余旣幸館  
于其中無別職事一堂窅然終日臥聽樓鐘而已則  
又以今寂爲甲乃名其堂曰要默爲之銘曰

此無比法如難信珠雖曰得之非實非虛默而未說  
豈有說乎虜中吾趾矢貫其膺卽烹汝父遺我杯羹  
直中有曲今爾當行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定當作佛  
普告來者而常不輕乃遭詬罵其珠圓徹內外俱定  
自牖見子呼之聽瑩顧其糞除則肯受命自是而觀

則有綱宗以火觸火鍛凡聖銅縱使自返窒使求通  
面壁而坐理鉏而局要使求者鼻直眼橫是爲大智  
破滅無明提婆祖以無所嗜好祈神求信自貶其道  
校此兩士則爲顛倒湘西之麓古屋數椽臥聽樓鐘  
餞吾華顛謂終不說夫豈真然

一麟室銘

并序

南臺禪師昭公住山之明年新其丈室而以一麟名  
之使叢林想見哲人之遺風餘韻也甘露滅其爲銘  
曰

麒麟之性不可繫羈非如犬羊可驅東西有大比丘

人類精奇在驅鳥中服勤祖師及其將化使之尋思  
賞其神駿思則有辭衆角一麟遷其以之禪師昭公  
來自大瀉分空印澄名譽日馳顧瞻山川憮然嗟咨  
想其高風屋宇故基以麟名室非苟然爲佳羽百鳥  
宗教日衰庶異人出支此頽隳耆闍倚天勝氣華滋  
當磨雲根刻此銘詩

宜獨室銘

金沙僧道明勤道如智海事師如小朗機陪清衆於  
宿德寮之後別開小室僅可容膝日晏寂其中昔偉  
禪師在黃檗親老積翠其靜住政如此人問其故答

曰聚語

藏六軒銘 并序

端首座從吾磊菴兄遊有年方埋光彩禪林而學者已相仍矣開軒於室之後乞名於余余為名曰藏六且以諷後學事虛名為實効者耳銘曰

寡欲養心以直養氣抱其德全龜以蟬蛻情緣崢嶸欲大怒吠端方藏六攫搏無地學者闔門佇思擬議如大火聚不宿蚊蚋我觀此老非愚非慧人趨所爭師取其棄

俱清軒銘

曉雲滅盡羣山蒼然倚杖凝睇如開青蓮夜籟以寂繞除流泉曲肱而聽如鳴朱絃有大禪衲不礙見聞以雲門印印空成文對是淨境深炷爐熏人牛兩亡菴並具存

解空閣銘

以色礙眼鑿其雲山以聲聒耳惡禽閒關有大開士倚欄微笑以眼聞色以耳觀鳥石屏玉立泉以珮鳴乃知解空不離色聲

宜獨巖銘 并序

余性喜笑傲不了人之愛憎比坐譁衆人所鄙棄飯

撰述  
餘曳杖山行路窮則反會意植杖莞然一笑響應山谷之西崦幽奇可愛有巖西向洞如側磬中有石礎僅容坐臥而附巖左右偏生脩竹余每至此終日忘歸既久因名其巖曰宜獨乃爲之銘銘曰  
幽巖如磬側立山腹中有石牀砥平而綠我來忘歸臥聽風竹夫物得宜如眉映目幽居情閑乃名宜獨一項之陂清飲兩鵠得其所哉此詩可錄

座右銘

行與邪分途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此爲朝市者言之肥家以忍順全交以簡恭好學如

不及求名如儻來此爲山林者言之大丈夫當期出生死死皆由心所造心滅生死乃壞心滅則髑髏是水心生則爪皮是罪淵乎妙哉一念不生卽入無垢三昧

延福寺鐘銘

并序

梁武帝假寶公神力見地獄相問何以救之寶公曰衆生定業不可卽滅唯聞鐘聲其苦暫息耳武帝於是詔天下佛廟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苦也宜豐李元與弟施延福院大鐘願資延母夫人周氏壽祺且雪夙障余以謂李氏知所施矣晉許遜白日僊去

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脫人於苦者也唐崔祐甫本貴且壽以任情殺戮囚繫不釋遂不壽囚繫殺戮置人於苦者也嗚呼壽固無象脫人之苦則增置人於苦則損夫鐘之功利博大昭著者也以之爲施周氏之臯滅壽延理有固然者矣因爲銘曰

衆生大夢營黑業玲瓏擊鐘與開曉功德之大吾敢喋願移慈母離障結如聲度垣卽超越孝哉伯仲俱勇決依仗佛力等痛切如取寓物執券牒願壽慈母春在頰如鐘常撞無盡竭政和甲午夏五月誰爲銘

之甘露滅

童耄竹銘

并序

霜筠粉節貫四時而不凋者竹之性也然憐孝子之泣則爲之冬苗憫忠臣之誓則爲之倒植余聞心之精微不可以言傳而可以事著是二者非忠孝之著乎潛庵老人戲植獨竹於庵南之壁陰暮月而筍茁蓋老人以虛心集道以高節荷法所致亦精誠之驗也余以童耄名之又爲之銘曰

渭川千畝潛庵一竿俯視盛衰凜然歲寒筍茁于夏解籜穎異頎然扶疎如老攜稚根豈終獨乃生橫枝



如其道茂有子嗣之高情不羣安樂霜雪風來有聲是隨宜說

魯公玉器銘

二乘馬麥爲法忍饌我觀是法縱橫轉變皆卽一心靈妙所現覺知見聞一一成辨色空明暗一一如幻設物譬道古聖所羨初無大小之與貴賤是故此輪真淨所建

李德茂家坐中賦諸銘

阮咸銘

有晉奇逸製爲此器以姓名之蓋琴之裔物趣幻假

形因變遷但餘至音則無陳鮮

琴銘

材出餘燼桐生晚林見之意消矧聞其音朱絃發越夜堂秋深如見古人如得我心

鏡室銘

種性清瑩出塵風度開扉見之真常流注妍者所欣媿者所惡勿使癡兒呵出昏霧

端硯銘

破韜玉之蒼石出孕金之晴川解碧谿之封裹割紫雲之芳鮮從連眉之僊子供倒流之詞源

撰述  
石門文字集卷三

歛硯銘二首 并序

東坡得唐林夫歛硯絕妙然其心甚隆坡惜之以向  
林夫曰琢硯者欲磨平其隆百年之後用之方為妙  
耳

外儼豐碩中含清堅而質常潤如舌有泉滑足金炁  
碧生霧曉平其微隆多年方妙

體切玉潤膚刷絲文書城之友歛谿之珍貌貴端重  
德貴粹溫是故覺範於硯亦云

五老硯銘 并序

杜季楊奉使湘南過九江見廬山而愛之得拳石於

九嶷山之下類五老峯有坳其痕如硯季楊欣然置  
几案間名之曰五老硯余觀之於南楚門舟中為之  
銘曰

廬山五老寒翠倚天公嘗過之望見垂涎竭來幽夢  
時歷其顛九嶷之下得石如拳二三君子聚首比肩  
豈其遊戲分身則然下有坳處形如玉淵疑有神龍  
風雷播掀以當吾硯刷其芳鮮醉中落筆粲然雲煙  
我作銘詩肇纂為鑄袖歸中朝為好事傳

王裕之求硯銘為作此

吾聞大梁之東郭有硯臺焉而自然成坳淵挽九江

支那  
石門文字集卷三  
七

之水以爲滴聚桐柏之色以爲煙借溫江卓筆之峯  
以蘸其尖展青天以爲紙書吾餞君之詩情與曠野  
以相連吾輩畱滯南楚思上國而未得以還轅雖然  
會當與君握手州橋踏月以話湘川是時君必折蟾  
宮之桂我亦罽金紆紫揖讓于人主之前此言蓋理  
有固然非狂且顛也

詞

和陶淵明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是處有山皆可歸念纏綿其世故忽感悟  
而增悲精誠爛而未泯齒髮逝而莫追想比隣之驚

愕疑昔人而竟非逢斷橋而植杖涉淺瀨而搗衣轉  
犖确之深壑開機杼於尋微宿雨初霽山氣如弄紛  
然落葉滿我衡門少喜翰墨餘習尚存如撫無絃如  
持空樽有詩情以寄目無憂色之在顏皆遇緣而一  
戲則何適而不安顧風物之閑美忻幽鳥之關關揜  
殘書而意消偶斂目而深觀還諸緣以俱盡廓然獲  
其無還譬如人經故鄉情戀戀而盤桓歸去來兮請  
畢生於此游佳退藏於不言使來者之自求如薪竭  
則火滅知愛盡而無憂雖鯤鵬之小猶聽其自化則  
此道其可以告於朋儔笑我閱世如川行舟少折困

於憂患老安樂其林丘嗟學者之畏影蓋餘波之末  
流苟就陰則影滅妄自釋而心休已矣乎吾吐斯言  
非其時聞者聽瑩皆遲留以鍼投水今無之古人不  
可見來哲亦難期省雜念之妨道如良苗之日耔當  
閉關而觀壁盍捐書而止詩不取於人而自信如子  
得母復何疑

瀉山空印禪師易本際庵爲甘露滅以書招予

歸隱復賦歸去來詞

歸去來兮瀉山有人呼我歸碧暮雲之凝合空夜鶴  
之怨悲省一念之有差雖百悔其何追探蟻穴之意

適俄夢覺而知非幸牛羊之弗踐有陰露之霑衣恨  
無前知之明及未著而知微緬懷萬峯如蹲如犇而  
煙霏開窈窕其門東庵西井古迹猶存俯拾枯松旋  
安茶樽竝兩山之寒翠煮萬仞之潺顏想錘鋏之寂  
子對牧牛之懶安妙機鋒之雖觸無生死之相關挹  
前輩之宏規揆今事而默觀唯空印之中興取高風  
而追還耿終力之弗寐心欲絕而桓桓歸去來兮永  
結無情之游蓋大欲之已去復於世而何求笑朝三  
而莫四紛衆狙之喜憂愛芙蓉之倚天勢獨立而無  
疇昔尚反顧今則覆舟弓精盡於九年履考祥於一

丘卷正宗而懷之悲末學之橫流如韓信之已死而其心豈真休已矣乎爲山吾歸今其時如魚縱壑不可畱今而不歸欲何之行以到爲是食以飽爲期雖靈根之深密護空慧以培耔聽耆年之夜語誦諸衲之清詩知沙纒之非飯情斷意訖復何疑

賦

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戲爲之賦

水蒼茫而春暗村窈窕而煙暮忽微霰之濺衣驚一枝之當路帶團紅膏之蠟色染薔薇之露柔風飄其

徐來暗香滅而復著待黃昏之雪消看東南之月吐何嬋娟之殷勤獻清妍之風度方其開也如華清之出浴矯風神其轉顧蓋天質之自然宜鉛華之不御也及其落也如朝陽之奏曲學回雪而起舞乃僊風之體自輕非臭夷之藥能舉也怪老禪之遊戲幻此華於縑素疑分身之藏年每開卷而奇遇如行孤山之下如入輞川之塢念透塵之種性含無語之情緒豈君王寵我太甚致我不得僊去者耶

龍尾硯賦

并序

予所蓄龍尾硯比他硯最賢龔德莊從予乞曰此石

宜宿玉堂豈公所當有耶既以與之又戲爲之賦其

詞曰

柳子嘗有言曰硯之美者唯青石最賢而絳石次焉  
自絳青而下蓋亦不數而世亦無傳何溫然之子石  
出高要之晴川方其始造也祠中牢以勾祐犯驚湍  
之洄漩探萬仞之崖腹取勁石之堅圓裹碧草以徑  
出割紫雲之明鮮縈金縷於廓岸張鵠目於坳淵於  
是房以玉室而綵以錦衣名以虛中而以居默字之  
適風櫺之春晝偶莫逆於書幃管城子方蒙茸而落  
帽燕客儼峩峩之豐頤愛知白之盡展其底蘊而看

君答煙霞之譚詞粲古今於立頃而觀者若未始與  
聞而有知以其有是之德故君子見錄而不遺也蓋  
嘗罾網而出鯉昭以佳瑞而生之涸於順山而鵠致  
浴於越池而水緇姿端重而有墨侯之封罽微坳而  
作郎官之狀逸干闔青鐵之羣秀蟾蜍玉器之上又  
嘗汚盧攜之怒裾印太真之醉掌泮紫金於藥鼎鎗  
清聲於書幌殆其棄而弗用也猶贖餘骸於弟子瘞  
朽骨於草莽而狂生乃以鐵竊其名而市工仍以瓦  
肖其像由此硯之難致故紛謬僞之欺誑也顧予此  
硯之清堅出於歛溪之涓水乃陋南荒之彘肝而竊

自比於龍尾勺數寸之秋光溫一片之和氣疑初得於魯祠何朴美之如此從予游亦有年愛其忍垢之類已嗟所值之不遭紛白眼之相視獨一龔之可人輒傾蓋而見喜將提攜而去歸置玉堂之棐几稔亨奮而逃窮脫怒罵之焚毀終未免腹洞於暮年而猶勝支牀於壯歲子行勉矣予將觀子與管城輩耕於無所不知之鄉而至豐年之義理也已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

丹陽居士賀學易室荆氏共施刻此卷海塩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江寧魏繼浩刻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記

畫浪軒記

建中靖國改元夏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齋中無長物唯置一牀覆以蘧蔭架書數卷於枕間僚南開軒以納衆山之勝眼倦拋書坐臥惟山之接山容無盡而樂亦無厭也三伏大熱坐榻皆溫林陰拂掠不足以剪畏日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水遺法爲余壁間

作崩掀渺漫之圖以來涼氣解衣磴礪奮筆而成余  
驚定歎曰異哉一堵之間須臾之頃而足江湖萬頃  
之勢壯波怒渦窪隆千狀而有不窮之變陰風徐來  
毛骨震掉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能復有險畏  
神速於此者乎道人舉杖指以謂余曰龍驤萬斛透  
迨而進如欲濟如慎畏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思所  
以濟民而報國者也舳艫銜尾追逐上下如行如留  
有如仕路之紛紛方進而未艾者也魚龍變化更相  
出沒有如賤而忽顯貴而忽棄者也一葉之艇傲顛  
風而舞澎湃超然自得有如道德竒逸雜市人而無

辨者也世波之神速險畏其有以類此故吾圖之至  
於白鷗沙禽汎汎隨流若無所與者又如我輩宅青  
山而侶白雲然猶思高飛遠引不能與之涉也余捫  
其洶湧起突之處點畫穠纖之間語之曰果有生滅  
變易否乎曰無有也夫天地萬物之盛備古今寒暑  
之往來是非榮辱相尋於無窮而死生憂患追逐之  
而不赦錯綜歷亂如蜜房如亂絲者如此盡浪初未  
始有生滅有變易而其顛倒妄自驚怪者如子自盡  
之而又自畏之也古之大聖人皆能遊戲於此故曰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



撰述  
相震旦駒兒子之鄉老也而亦曰如畫水成文不生  
不滅何遽忘之也耶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願從子  
游因名其軒曰畫浪又爲之記

潭州開福轉輪藏靈驗記

長沙楚之大藩民俗殷富可也而山水之富亦擅名  
天下千雉垣疊萬井喧闐而嚼嶽色之芳鮮飲湘流  
之甘寒寶坊精舍樓觀追逐煙雲蔽虧梵放酬酢如  
錢塘之西湖伊洛之嵩少開福在郡城之北基構雄  
誇盡占形勝昔馬氏植福之地也弘法聚徒皆當時  
之望士號大叢林名鎮諸方馬氏嘗命苾芻智光建

東藏奉安法寶欲增妙麗規法切利諸天光以意造  
不合教乘議者曰惟勁禪師隱居嶽中三十年得心  
法之要而淹通三藏異迹甚著厚禮致之勁果來於  
是布地文石爲雲濤之狀以象海琢石雲濤之上以  
象須彌山建大輪山之顛而輔以小輪四碁布峙立  
如人聚五指翔空爲朱欄青鎖間見層出以象切利  
宮闕光之徒頗相折難勁博引樓炭等經瑜伽俱舍  
諸論證尤甚明會尊者室利囉囉者來自五天是勁  
之說而藏乃克成爲湖湘第一政和之初長老道寧  
開東山法道食堂日五千指百須願指可辦門人法

圓寔陰相之圓宜豐人短小精悍而材能任事寧使  
牧衆典金穀道俗歸之寧剋日而化潭帥以大長老  
智公黃龍高弟時年九十餘可嗣其席遣令佐即雲  
蓋迎之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請飯乃不赴貽法門  
之咎智至即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也心知墮其  
計中受之未幾以職事付其嫡子文正避吳天諱正本色  
飽參有局量克肖前懿圓不以新故二其心唯集諸  
功德成就勝緣三年化衆檀鍾瑜等翻修藏殿五年  
秋將畢工九月巳卯夢舍袍之木半空而止圓蒲伏  
疑將壓焉呼曰誰爲此木危人如此乎有答者曰此

藏心也黎明覬州男子程俊來謁願施木以修藏如  
夢中自是施者日填門十月癸丑使木工張詢梯其  
顛施斧鑿得木鏤識文其略曰吾成此藏魔事極多  
不踰二百年有吾宗法子革作轉輪此其基也住持  
者荆山寶也法子者月望也匠者弓長也自偽天福  
癸丑至宣和改元巳亥蓋百九十餘年夫豈偶然也  
哉余獲拜觀遺十輩下推其轂五輪俱旋其上塗金  
間碧電馳風繞莊嚴之麗惟見者心了而言所不能  
形容也圓自言其巧非木工所能皆夢中若有指授  
者凡費緡錢五百萬六年而後成且求文以記其事

撰述  
卷二十一  
四

余聞三世如來教法有微塵數偈句藏於龍宮秘於五天者太山毫芒爾而流傳中國者纔五千軸然衆生癡迷且不聞其名況義味乎雙林大士以平等慈行同體悲廣攝異種爲此方便如疲軍聞梅林雖未及見而渴心止如病夫人藥肆雖未得飲而病已除況於見之而獲飲者乎雖若簡易然不猶賢於未知者耶晉道人惠受嘗宿王坦之園夢以園營精廬旣覺訝之假寐復理前夢以語坦之遂果其事已而又夢得剎柱明日行江亭獲隨流之木唐法師曇彥居越州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彥修之彥曰非貧道力

也却後三百年有非衣檀越來興此殿及期太守裴肅果符其讖嗚呼圓退然寒窶一鉢行人間而已夢如惠受而非有王氏之園爲之貲識如曇彥而非有裴公之力成其願乃能不起于座出雙林之橫枝續光明之千燄必有大過人者可無書乎五月日記

潭州大瀉山中興記

崇寧三年十一月大瀉山密印禪寺火一夕而燼住持僧海評移疾郡以子方者繼焉未幾而棄去寺規模宏大而經營者非其人歲移三霜纔辦法堂大殿寢室而已然又苟簡齋庖垣廡皆未具上雨旁風無

撰述  
卷二十一  
所蓋障故禪學者分處山間林下蜂房蟻穴百丈大  
雄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大觀三年潭帥曾公孝蘊聞  
之曰瀉山南國精廬之冠非道行信於緇衲名譽重  
於縉紳者莫能振興之吾聞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  
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能幻出寶構  
化成禪叢今空印禪師軾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吳  
江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挺  
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圓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  
遣人致之越明年三月空印來自歸宗山川改觀叢  
席增氣登殿拜起周顧太息曰冠世絕境大佛應迹

而殿宇卑陋堂室狹小何以嚴像設而致吉祥震潮  
音而集龍天哉皆廣其基構而增修之使其壯麗稱  
山雄深傳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警衆也寺鐘不  
足以光燄四海選佛來者於是聚銅神運倉之下穴  
山爲鑪鐘成萬斤塗以黃金建閣館于殿之東廡佛  
菩薩之語藏於龍宮傳自五天學者所當盡心所以  
資智證之妙而盡細微之惑卽室五千軸者藏於殿  
之西廡又明年增廣善法堂之後爲雨花堂舍風而  
虛明吐月而宏深夜參旣罷繽紛滿庭自兩廊之左  
繞以復屋建庫院所以總庶務也自祖龕之右翼以

脩廊建堂司所以牧清衆也又明年重修僧堂廣博  
靖深冬溫夏涼曰僧者天人之福田佛祖之因地十  
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  
阿羅漢所住持世間麤人所不能見既以廣延其所  
見則所不見者敢不敬乎又刻五百尊者之像閣而  
供事之又明年得異木於絕壑斷而爲三大合抱長  
倍尋刻淨土佛菩薩之像莊嚴妙麗千花照映如紫  
金山並高爭峻建殿于天供厨之南又特建閣于寢  
室之前綠踈青瑣下臨風雨奉安神宗皇帝所賜御  
書閣成而東南傾師默計曰增萬牛莫能挽且天章

宸翰之所在山君水王之所宜謹藏而衛護之今職  
弗修是神羞也言卒而風雷挾屋山嶽撼動俄而閣  
正萬人懽呼昔大圓禪師開法此山也有衆千人碩  
大而秀出者有若大仰寂子香巖開禪建兩堂爲學  
者燕閑之私而名其東曰香巖名其西曰大仰方欲  
廣攝異根則修淨土觀法不以宗門爲謙及其成就  
法器則以寂子閑禪期學者蓋其方便應機而設教  
譬如大海蚊蚋阿脩羅飲者皆得飽滿又明年重修  
大三門宏壯傑立鏤金鏤碧寶翰飛動於千巖萬壑  
之上而太師楚國公爲書其額却望形勝衆峯來朝

如趨如俯如屹立如蹈舞有臺自獻其前以寶積靈  
牙舍利葬臺之中而建塔其上千尺九層蕩摩雲煙  
微風徐來塔鈴和鳴比丘來往旋遶作禮望之如開  
牒疑師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天之宮置於人間不  
然何其幻怪神異如此其多耶唐元和中僧曇敘開  
基則有緒言曰地靈甚不可葬葬且致禍今三百餘  
年僧物故莫敢塔塔于回心橋南十里師曰事無大  
小而斷於理從違不可苟也僧火化衆俱臨先聖令  
不可違也禍福之來以智避就之不可從也遂建普  
同塔于寺之西又修大圓禪師之塔而峙立兩亭以

覆古今碑刻部從者以其威靈奏賜真應禪師塔曰  
淨惠聖谿莊壟畝爲比鄰所吞數世且百年莫敢誰  
何師云此唐相國裴公施以飯十方僧者橫目何德  
以堪之不直而歸是陷人入泥犁遣掌事執券證諸  
官竟還二百畝歲度一僧上資睿筭有玉泉住持僧  
死于龍牙山山中之人不容其葬弟子抱骨石涕師  
哀之使於瀉山擇地建塚塔叢林義之師之潛行密  
用之懿時時見於與奪然皆本於仁義道俗化其德  
政和六年勅補住鎮軍之焦山師雅意不欲東解住  
持事力辭之歸庵鸞谿之上俄詔聽還之瀉山自其

始至中而還八年之間百廢具興非乘願力何以臻此雪竇天衣之道至師大振叢林歸心焉興修蓋其游戲也今嗣法者自南臺定昭了山法光而下洗洗輩出綦布名山方進而未艾也法義謂余曰爲山之雄夸非空印老師莫能辦之精神非文字莫足以傳願求文以昭後世不得辭系以辭曰

有異比丘清而狂相山趺足窮衡湘黃才掬谿行嗅嘗笑云水作青蓮香梯空杙險屢仆僵寢宿霧露衝虎狼水與石鬪聲春撞誰挽千乘行羊腸霄然洞開雲水鄉橫峯側嶺爭回翔咨嗟曰此古道場山靈乃

今發天藏泥草吟嘯久彷徨無人告語空夕陽翩然曳杖還江南道經新吳山鬱蒼登山作禮僧中王骨面氣宇凌八荒侍其側者矯鸞呈祐公傑出尤堂堂袖中肉山傾置旁瓶錫一笑戲取將懶安寂子尤敦厖佐于耨耕立禪房九世沉溺爲津梁分燈延聯世相望旣絕復續暗而彰軾公貌癯中方剛漆瞳照人儼而莊食堂十年折繩牀有大長老續遺芳派出天衣嗣吳江燼餘爲子整頽綱機鋒擊電誰敢當宗風回顧已舉揚以印印空成文章凜然面目如冰霜令人望見折慢幢叢林邇來頓荒涼反袂拭面空歎傷

而師聲價重四方力能咄嗟辦寶坊又取佛日重洗  
光芙蓉峯峻瀉水長功德之利建我皇願同山呼壽  
無疆

重修龍王寺記

祝融占南極其高蓋四千八百丈與中原相直其平  
如衡故名衡嶽嶽之北崇岡峻嶺如犇如伏晴嵐夕  
暉星螺掩玉百里而至陽陂翔爲竒峯呀爲深谷峯  
之顛有大穴泉滿石裂擲雷濺雪夏冬弗竭蓋神龍  
之所蟠螭故名龍山唐貞元間馬祖傳曹谿心要隱  
于嶽中從之游者多得道散處林壑之佳處老死而

世不聞矧見之乎洞山悟本禪師价公游方時與密  
師伯者偕行嘗經陽陂迷失道路見谿流萊葉知有  
隱者並谿深入叢薄間有茅茨僧出迎貌癯而老索  
爾虛閑謂价曰此山無路闍黎自何而至价曰無路  
且止老師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住此山多  
少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老師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  
不知价曰何以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曰得何道  
理便爾歇去曰我見泥牛闔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  
於是价班密師伯之下拜之拜起問如何是主中賓  
曰青山覆白雲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問



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海問賓主相見有何言  
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心異之求依止僧笑曰三間茅  
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  
穿鑿不相關卽焚其廬而去莫知所終故龍山又名  
隱山今祖堂王英諸禪師書江西宗派亦著隱山之  
號光化中有奇比丘名師信不知何許人庵于隱山  
之故基一衲宴坐異蹟顯著龍衆皆易形爲王者服  
從之聽法歲旱民祈雨輒響應馬氏據有荆楚欽事  
之不敢名斥賜號雨禪師而增名爲龍王山自信之  
化世爲禪林號西禪寺太平興國改賜今額宗教下

衰師法大壞至以大福田之衣蒙市井無賴而茲山  
十世宣和四年夏潭帥大學曾公盡禮致前住道林  
雲禪師來領院事雲孤硬飽參精嚴臨衆洞山十世  
之孫而焦山枯木之嫡嗣也人望翕然師解包之日  
顧嗟太息因發其形勝增廣其基構而鼎新之聚材  
鳩工以歲入輸租飯僧之餘助成之不專取於檀信  
以謂檀法以信而發心爲淨施止增一草獲福不貴  
不然雖側布但名住相人徒見雲法勞熏役而不知  
游戲也有無諸道人上白寔陰相之且從余求文記  
其事曰价公參道於此山而雲禪師嗣其法以興修

之疑非偶然余曰隱山單丁住山把茅覆頂刀耕火種而食兩客及門焚其廬而去之今雲公不起于座使綠竦青瓊以樓千柱飛甍畫棟以祭萬瓦層樓傑閣以蕩摩雲煙虛堂廣殿以吞吐風月撾鼓升堂千指圍遶雲屯川增方進而未艾也視其迹若相遠然其道實相須如來世尊蓋嘗曰不住無爲不盡有爲金剛般若開空法道也而曰持戒修福者名發信心開空法而修福無住無盡之旨也隱山之焚廬滅迹與雲公之幻出樓閣託斯文於不朽殆得如來世尊之遺意於是爲疾書之宣和六年春公生明齋記

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

唐僧史曰同州大興寺者般若尼寺故基也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寺中赤光照室紫氣滿庭如幻出樓閣而其色赭人之衣妳母覺時炎熱以扇扇之慄然暴寒幾絕不能啼有尼自外至謂太祖曰兒乃那羅延也蓋天佛所祐不可令處穢雜間當爲養之於是太祖以兒委之不敢名問而闢館以延尼通門往來一日皇妣闕尼在不就抱持之忽化爲龍鱗角已具驚仆于地尼歸見之怒曰乃敢妄觸吾兒致晚得天下文帝七歲尼告之曰像教堙滅一

撰述  
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而教法賴兒而興之年  
十三乃令還家四十餘年足不越閩周既廢教尼隱  
皇家文帝踐祚教果重興尼名智仙神異不可測河  
東蒲坂劉氏女也七歲出家其師一旦失之意必墮  
井俄見坐殿楯瓦上世號神尼嘗以舍利一掬授文  
帝曰以此福蒼生仁壽二年出以示僧曇遷置掌而  
觀數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智所及  
此未可量乃分而爲五十三分詔於五十三州名山  
福地以建塔塔下圖神尼之象有銘其略曰維年月  
日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

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  
菩提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  
者特請兩京名僧將命奉安之日皆有祥瑞長沙嶽  
麓寺之前澗陰之上石浮圖其一數也山中僧道安  
嘗爲余曰隋朝舍利塔事極奇偉而五季烽火之餘  
銘碣焚毀道俗游觀無所質問余曰豈直此而已晉  
建興二年長沙縣之西一里二十步有千葉青蓮華  
兩本生於陸地掘之丈餘蓮之根莖自瓦棺而出發  
棺而視但紙衣拴索而蓮寔生頭顱齒頰間有銘棺  
上曰僧不知名氏唯誦妙法蓮華經已數萬部既化

撰述  
遺言以紙爲衣瓦棺葬于此郡以其事聞朝廷有旨  
建寺其上號蓮華今長沙驛卽寺故基也西城之譙  
門與湘江之潭皆以蓮華名之者以此然邦人無有  
知者安請余併書以示道俗宣和七年二月住山道  
人法光與安化馬章彥達登澗陰問建塔之因光乃  
以余文示之彥達踴躍願施錢刻石山中上巳日除  
饑某記

潭州白鹿山靈應禪寺大佛殿記

靈應禪寺天人師殿者無諸沙門用澄之所建而邦  
之大檀越劉革之所施也寺占巖腹臨清流發一區

之形勝規模宏大營建偉傑綠踈朱闥吞飲風月飛  
簷楯瓦蕩摩雲煙寶鈴和鳴珠網間錯像設釋迦如  
來百福千光之相文殊師利普賢大菩薩大迦葉波  
慶喜尊者散花天人護法力士又環一十八應真大  
士序列以次莊嚴畢備道俗拜瞻其無以異登切利  
諸天至普光明最吉祥地欽奉慈嚴親聞圓音也其  
費緡錢三千萬而不聽餘人增一草鳩工於宣和元  
年而斷手於七年之秋余過襄沔謁方禪師於潮音  
堂而澄前請爲之記余聞百丈大智禪師之訓曰世  
尊遺教弟子因法相逢則當依法而住飲食服玩經

行宴坐必爲叢林營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菩薩像使諸來者知皈向故晝夜行道令法久住報佛恩故又聞德山鑒禪師之語曰比丘行脚當具正眼誦經禮拜乃是魔民營造殿宇又造魔業且天下惟奉一君一化豈容二佛所居撤去大殿獨存法堂嗚呼百丈德山皆祖師一則建立一則掃蕩安所適從折中哉方禪師黃龍雲居之仍孫必知其要乃以問之方曰如醫師之治病應病與藥今人病寒必投以丹砂烏喙設或病喘必投以紫團白朮寒疾愈則所謂烏喙丹砂者姑置之可也喘疾既去則雖常服

紫團白朮庸何患然無病則焉用藥哉衆生無明崢嶸業海橫肆莫知津涘而以佛爲彼岸則殿宇之建像設之嚴所當然矣余拊手曰臨濟之後善說法要如此因取以文次爲之記澄公外枯而中秀耐煩冗甘淡薄十年不懈其志非止爲此殿而已要將咄嗟辦一梵刹可也九月初吉記

重修僧堂記

湘南號爲山水之國故佳處多爲得道者所廬自唐貞元間馬祖石頭卜鄰於衡嶽學者散止巖叢本朝康定間慈明禪師中興於石霜望馬祖爲十世嫡孫

兒孫徧天下而長沙尤盛元豐元祐之間角立傑出者比比領名刹諸方指以爲道之所在今三十年禪林下衰以大福田之衣自標識而號分燈嗣法者例皆名愧其實蓋族大口衆不肖之子乃生固其所也龍圖閣曾公之帥長沙慨然驚嗟曰吾祖楚公識雪竇顯公於行間擢置人天之上遂爲雲門中興吾親受大和尚圓照印可今而坐視非雪竇圓照所以付祝之意於是刪去其甚無狀者老病物故懼讐而宵遁者時或有之遴選諸方之名德十餘輩所以扶其顛整其傾靈應方公乃其一也方旣至問其地利之

所出度不足以贍衆則化淨檀爲油麥庫以生財役力事衆未有效勞者則合衆力建度僧之庫越兩年而告成又化邑之賢者鍾世高修僧堂五間鳩工於宣和六年十月明年秋九月落成之而余適至方偕余游觀其高深壯麗塗金間碧香霧爲帳秋水爲簞粥魚齋鼓戢戢而趨合爪而集會四海而不爲混跏趺而禪休萬緣而不爲滅余曰此曾公發之而其利如是博也方笑曰曾公發之而成之者乃賢令尹賈公也自公下車盜賊衰息風雨時若民以是安吏以是畏風雨時若則連歲有秋盜賊衰息則夜戶不閉

撰述  
不門之利卷二十一  
歲豐時和則民樂施故吾堂成於談笑使令尹不賢  
民且離散矧所謂沙門乞士者乎余愛其言理而明  
喜爲之記十月初吉除饑某記

五慈觀閣記

古之仁人將有爲於世必特立獨行自行其志漢將  
李陵之降虜致武帝疑其臣屬於是蘇武奉使不屈  
牧羊海上十九年起居必仗漢節宣帝以智力御世  
君臣凜然旣殺蓋寬饒於是疏廣父子袖手而去使  
人主知區區爵祿不足驕天下之士豈激頽波而獨  
往冒衝風而孤騫者歟豈惟世之仁人如此出世之

聖師亦然三祖璨公旣得法隱於淮山悼學者枯禪  
縛律以地位證修爲歸宿不信達摩別傳之宗故作  
信心銘又名其弟子曰道信造次顛沛語言寢息必  
以信自心爲勸嗚呼吾祖之於法道深切著明可以  
想見其餘風遺烈東山住持沙門宗致者臨濟十一  
世之玄孫而泐潭準禪師之嫡嗣也骨面嚴冷英氣  
逸羣以荷擔雲庵法道爲已任說法有辯慧護教有  
便行卑叢林以宗旨爭溝封以語言爭非是紛然諸  
方方熾未艾名爲走道其實走名射利禪販無所不  
至而正宗微矣欲棄之而弗忍欲導之而弗從於是

爲室於方丈之東名曰慈航又自名其號曰慈覺猶以爲未也建閣于大門名曰慈觀蜀僧居竭者傾長財一百五十萬以助成之竭生平自奉甚約所得檀信之施毛累寸積四十年之藏一旦舉以施之人以爲難南晉僧子照者有實行自然之智如人信手斫方圓皆中繩墨慈覺使總院事事無巨細談笑而辦閣經營照寔董其事垢面龜手不憚霜雪伐山相材運土拾礫與蒼頭短髮進退凡半年而落成竭以財施而慈覺之志乃克成師弟子之於宗皆無所愧賢矣哉余與雙峯祖印禪師仲宣來游遂登是閣晚望

淮山萬疊自獻雪盡蒼然却立周視朱欄碧瓦蕩摩雲煙苾芻往來午梵方奏疑其身世之在諸天也祖印問余曰慈覺之慈宗師之慈其與佛菩薩之慈奚若余曰如恒河女子抱嬰兒欲渡兒墮水中女子與之俱死此愛兒之慈也滿慈子曰人罵辱我我則自幸曰罵辱非拳毆也設或拳毆又自幸曰拳毆之酷不猶愈杖擊兵刃乎此忍力之慈也曹谿六祖夜爲男子張行昌所謀將施刃六祖笑曰止負汝金不負汝命以金贈之使去人無知者行昌感涕願落髮爲比丘所至輒訪道復至曹谿而祖授以法要使分燈



于江西寃親一揆是謂等慈也提婆達多每欲害佛以毒置十指爪中見佛接足佛笑曰未毒我足先毒汝手又勸國驅千醉象以衝佛駕象來佛垂手示之於是象見十指皆有師子怖駭遺糞而去此謂大慈也若慈覺則不受諸慈管攝擊塗毒之鼓死却偷心鎔凡聖之銅不存情見如勝熱婆羅之火聚無狀足王之刀鋸使一切眾生觸其燄蒙其刃皆獲無分別智此蓋真慈也夫豈不然哉祖印笑曰道人固菩提園中之耆年何其辯慧乃爾驚羣耶龍舒禪鑑大師無學犯衆而言曰閣成而老師適至似非苟然願爲

記之余曰唯建炎元年十二月記

資福法堂記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峯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絕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洵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

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  
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  
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  
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  
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五天館于洛陽鴻臚寺有  
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  
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士行  
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  
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  
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蟻穴之衆爲九州四海

而建大法堂以總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  
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鴈序而聽示  
尊法也恂能化衆檀以成斯堂其知本者歟資福院  
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輒授之者得  
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  
茁其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

雙峯正覺禪院涅槃堂記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峯蟠岸千楹  
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戶窻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  
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顛戢戢

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踈通  
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  
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妄庸  
垂涎富貴忘其頂童雀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  
襄沔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  
游從日陪杖屨摧頽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  
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日多其來無窮庸免包藏衰老  
篤癢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  
余卽之周行廡廊入門踈快密室虛窻褰幃設簾宜  
溫宜涼濯衣柵榻負喧橙牀藥鑪茶鼎可劑可湯願

指如意失其異鄉卽戲問之欲資抵掌豈有少年如  
邃青狂法戰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剖偃  
強而敢橫機摩疊大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黃涅槃杖  
擿病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瘡朽然空房而嘗臥  
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  
紙爲裳而其迅機石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亡者  
乎祖印愕然視余嗟咨如子精敏亦迷怪竒甘棄坦  
塗而行嶮巇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  
時我廩旣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安用鱗  
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毗耶離教誨天魔使令

艷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  
乃臥須乳作糜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  
說乃加敬虔而僧祖偁祖印所賢而余里閭又掌寺  
權婆娑獻誠願捨此言丐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  
水濫觴其源若合衆流遂成大川則知此堂衆檀成  
焉增土爲阜增毛爲羶兩尼勤勤佳其精專同其調  
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  
先雜衆工中唱叫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  
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肇堅生死之趣愛見所  
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

疾非人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然受盡還無如雞出  
燭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  
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敘多率衆二百九  
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耆年辦衆法  
欽牧衆法璉叢林精神照映雲泉祖印爲誰住持仲  
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合妙齋記

無盡居士真拜之明年大晟樂成詔試於西府余適  
在焉無盡曰聲起於日而律起於辰四十有一而陽  
數全三十有六而陰氣備如黃鐘之律九寸而爲宮

增之毫釐減之杪忽則其音不應宮苟適其和是謂之雅熟視其理蓋大徧無外細入無間余曰諸佛衆生日用無以異於此其體本自妙而常明因緣時節不借語默其義自見違時失候則擬議而動其義自隱諸佛知此者也故善用而合本妙首楞嚴豈不曰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哉衆生昧此者也故不善用而成麤大智度豈不曰猶如利刀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哉余涉世多艱困於憂患後三年華髮海外翩然來歸依資國寺乞食故人而老焉晨香夕燈經行晏坐儵然靜住

索爾虛閑追繹大晟樂之和雅而庶幾善用其心以合本妙之意也遂以名其齋曰合妙又爲之記政和四年二十五日書

信州天寧寺記

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南自昔多爲得道者所廬鷺湖龜峯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蓋唐義武初西平周王發其天藏也初建精舍名興聖祥符天子改賜普明沙門德延以講學聚徒甚盛弟子德熙者有智略實陰相之崇寧二年詔革以爲禪林賜田度僧聽遇天寧節進功德疏太守周公邠命

長老德延爲第一世而以僧正德熙董其事也三人者敘立顧瞻而歎曰寺以羣居而自爲戶牖犬牙相接如蜂房蟄穴非相臣所以建請集禪衲演祖道上延睿筭之意於是蟬蛻其卑陋而一新之也入門縱望序廡翼如而進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顧其西則有雲會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以大輪載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則有香積厨以辦伊蒲塞饌爲職事堂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于中央以演法開毗耶文室以授道又閣其上以像觀世音示以聞思修令學者入道也粥魚茶板霜顛環

頂鳧趨而集寂無人聲餘履聲而禪齋密室冰懷雪慮株枯而坐不見心相惟身相也嗚呼西平王郡太守雖異世而姓氏同前以講後以禪而領袖者雖異趣而名號同也吾聞浮圖未成故裴公美爲玄度之後身千尺像畢而僧護爲僧祐道宣之前身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宗衍禪師出自白牛法窟中來嗣延公之法席分照覺之祖焘道行孤峻爲邦人所欽然人但見其能集前人之大成幻出樓觀而不知其游戲也政和元年八月又詔以天寧萬壽名寺七年三月遣僧慶瑫來乞文以記其事余雖未獲覽山川之佳

氣披華構之雄誇然能系而爲之詞也辭曰

羣峯寶勢爭岩堯雲收眼寒空翠搖靈山獨受王水  
朝跨水誰作朱飛橋蒼官馬鬣低龍腰谷風吹空翻  
海潮忽驚寶坊礙層霄天花細雨紛墮飄草衣大士  
唾霧消定力持之日劫超太霞仙子坐可招夜晴往  
往聞吹簫西平賢王想風標長劔拄願氣勇騎擅此  
興聖開前朝宋興和氣彌宇宙佛宮道祠恩益厚初  
以毗尼相講授易爲禪林冠江右大鐘橫撞午梵奏  
紫金光聚世福祐苾芻千指聚拜手太平天子千萬  
壽切雲樓閣誰所構臣子淨願力成就白牛乳犢師

子吼虎谿嫡孫氣竒茂學者趨之俯並首我作銘詩  
招爾後斯文與山俱不朽

高安城隍廟記

城隍廟者故使君應侯廟也應侯世高安諱瑱隋季  
政荒天下盜起李密起鞏王仁德起鄴皆稱公李子  
通起海陵邵江海起岐州薛舉起金城竇建德起河  
間皆稱王劉武周起馬邑劉元晉起晉安林士弘起  
豫章皆竊尊號高安豫章屬邑也侯時以布衣募兵  
烏合而擊之士弘却隱去因嬰城固守唐武德元年  
五月甲子唐公卽帝位五年十月己巳林士弘殄滅

鳴呼方是時賊兵浩如海孤城眇如塊微侯之忠勇  
義武則民魚肉之久矣朝廷旌其功授以刺史符於  
是千里親之如仰父母旣沒贈尚書左僕射廟食此  
邦蓋五百年而書功烈者詞不達意余嘗歎息之政  
和六年九月十六日因請福許銘廟念文字陳陋又  
罪廢懼瀆神聽藁成復壞者數矣越明年二月二十  
六日夜夢有客過余甚都雅曰向許我詩當以示我  
夢中問公誰氏曰我唐人居湖中旣覺三鼓矣坐而  
假寐又夢理前事旁有贊者曰應侯君也於是起呼  
燈火洗心爲銘銘曰

煬帝南游江都湄唐公集兵禱晉祠連和突厥人戶  
知傳檄諸郡稱義師豫章邈在江之西殺氣熏烝喧  
鼓輦芟民如芻救者誰應侯忠勇英特姿精誠貫日  
如橫霓振臂大呼老幼隨空拳烏合當新羈賊鋒爲  
却氣少衰守城泯默天助威賊雖猖狂其敢窺民甘  
九死侯生之不然蕩滌無子遺故宮下瞰緣錦谿過  
者肅趨不敢馳功德之大山嶽魏惜其粉飾無雄辭  
心許作文恨陋卑夢中索之不呵譏俾侮神者讀此  
詩知神威靈不可欺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丹陽居士賀懋勳懋美懋廉懋謙普燈共施刻  
 此卷了緣居士對徐普書鄒大成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記

無證庵記

余頃得罪謫海外館于開元之上方儼師院日與彌  
 勒同龕頽然聽造化琢削有道人械類叢林欵余甚  
 勤日吾泉南分化至此與語條然令人忘百事逃空  
 虛者聞足音而喜矧置身蠻夷論効鳩舌衣纏花貝  
 心緒怵然非復中華氣味而見道人哉相從蓋百許

日問出世法余曰有亞聖大人出世南州臨濟十世之孫號靈源大士者今爲法檀度譬清涼月下矚熱惱天下名緇竒衲龍蟠鳳逸而趨之子可跨海北去無後時矣道人愕曰敢不承教翼日翻然而去余蓋莫敢必其所往後三年余蒙恩北歸館于石門精舍有力持書視其欵識乃吾證公也發緘疾讀則知其不鄙棄余言見靈源於龍山兩白矣嗚呼子可謂真有志於道者耳又三年靈源棄學子分化他方余拜塔而至於見證頽然人羣中攀翻追繹海南之人煙樹石紛然落吾目中爲留一昔曰吾措庵自藏子

當爲我記之問庵所在證笑曰以太虛爲頂以大地爲基以萬象爲牀榻以天魔外道爲侍者舉足下足皆是妙圓密海余心知其戲曰子豈所謂隨身叢林者乎問其名曰無證曰圓覺謂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學者以爲至矣余笑以爲誣之也本無數量不落識情奈何謂之證乎謂之證譬如加首於首名爲染汚吾又強區分別之無證蓋就學所知言耳若親見靈源於寶覺背觸之拳則當以身爲舌爲說之尚無證之足云乎余曰有是哉因序其語爲之記

菖蒲齋記

東坡居士性喜推挽後進之士知名當時多公賞識者然以今多士猶未足以飽其欲而雌黃遂及草之微以胡麻杞菊之賢於其類援筆而賦之則名聲亦能光顯於後世暮年又以菖蒲之才爲邁秀居以銅盆培以怪石挹寒泉而灌之根須連絡於璀璨之間其色蒼然可翫也天下以公之所翫從而翫之柯山道人如公行雲山中所至不蓄長物獨於菖蒲而友之至以名其齋江南洪覺範見而歎曰菖蒲爲物無異味可嗜嚼而君友之無厭非能知東坡所樂之真則尚烏能談此情味乎支遁蓄驊騮以寄逸想慧理

呼白猿以發高韻而後世多其風鑒君之所寓其清修絕俗之致豈減遁理哉爲之記以示知君者庶亦知余言之非誇也

舫齋記

宣城李德孚有美才善屬文宣和初與余邂逅於長沙年旣相若且同學又相好也久之德孚侍親移漕江左而官之金陵卽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數楹而戶相重東西而視如在船中乃以舫齋名之有客聿至視其榜揭而疑之曰以子爲隱者耶則忠義之色功名之志見施爲語言以子爲非隱者耶則

山水之意嗜好之異與儕輩不侔於是避席而問之  
曰夫渺漫際天一碧萬頃微風徐來雪浪山湧一葉  
傲睨其中覆却陳乎其前而不入其舍者津人之妙  
也子寧欲從事於此乎曰操舟之爲非吾事也害利  
之域並首而趨憎愛橫生頃刻萬態瓦合流俗與之  
偕而不與之俱逝是知津之妙也子寧於是得有得乎  
曰問津之學非吾志也然則既不事乎操舟之爲又  
不志乎問津之業而乃列五經之遺編布百家之陳  
說明窻棐几繼晷然膏冥搜博求探賾索隱與古聖  
賢相際於百千歲之後若心同而意契德符而道通

殆將簡之而弗得所謂吾無間然者其或醉心墳典  
則直造淵源翫意羣書則涉獵涯涘放浪詩書之奧  
望洋渾灝之間則孔子之所得知之矣其浮游萬物  
之祖者耶送之者皆目崖而返矣德孚仰而笑俯而  
應曰吾非放愁也但吾以忠信孝友爲煙波隨所寓  
而安之爲舟舫昔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漁父語已緣  
葦而去意竊慕之如是而已矣客愕然無對明年復  
來長沙理前事以語余請書以爲記於是乎書之

一擊軒記

宣和元年冬余自臨汝以職事來宜春暇日與客游

天寧宮愛小軒脩竹解衣磴礪終日不忍去長老德公請名其軒余曰一擊客問其說余曰香巖閑禪師參道於瀉山久而不契乃焚畫餅之書歸庵南陽糞除瓦礫擊竹而悟余以是知道不可求也使道而可求則肉飯鷹兇身當坐榻與夫伐冰食玉之貴谷量牛馬之富者皆舉意而得有謀而獲者也客曰然則道終不可見歟余曰吾聞諸雲庵以謂道不可求而可致也如人市黑白暗走嶺海望京師疲歲月於道路卒不能獲居肆於八達之衢不以必得爲計則貨也有時而自致昔人嘗嗜草書行則書空臥則劃席

夜聞灘聲而得妙曉見蛇鬪而入神與香巖同科而異致且道豈有麤妙哉學者根有稚敏耳時方貴敏故叢林有思齊之心石霜一年而悟道吾以爲敏永嘉一宿而悟曹谿以爲敏香巖一擊而悟庸詎知此君不以爲敏乎德公請以爲記余知其爲雲庵之嗣也故併書載其說宣和元年十一月日

忠孝松記

宣和元年余謁枯木大士成公於道林是日遊客喧闐喜氣成霧余曰噫嘻登高望遠此日猶然其荆楚舊俗哉成笑曰有異木產吾冢巔非緣佳節也於是

導余登清富堂下臨瀟湘如開畫牒千里織襪一覽而盡得之蓋龍圖聶公以詩眼增損發其天藏也故其形勝冠於湘西暇日必俱賓客燕賞於此堂公所建也想見其風流餘韻不減叔子之峴首而其去思遺愛有類召伯之甘棠之左有奇石狀如覆斛稚松貫石而出初如挿秧未閱旬高尺許孤根秀拔分枝調達紫鱗翠鬣之中已有合抱凌雲之氣豈地靈獻瑞著公拔擢之異乎公自荆湖奉使入對未幾年三遷要職遂尹京都實鍾臨川之英氣而其學出於舒王有石之象松爲蒼官爲十八公玉版之榮金甌之

拜跬步可待有松之象丁生夢之猶爲後世美談況目覩其異乎成曰心法之妙不可以言傳而著爲忠孝之効故種石而玉生知其孝倒植而竹茂知其忠譬如太平無象而出菌芝見麟鳳然彼各得其偏如公則道契主上名落天下富貴追逐之不赦而忠孝之瑞并見於松石之間蓋理之固然於是像公之形儀置堂之上而名其松曰忠孝以慰邦人之思顧未紀其歲月於是使其客甘露減爲之記

朱氏延真閣記

出高安之西門行五十里山川有佳氣草木有華滋

桑林有秀色民俗有古風如武陵桃源如剡溪赤城有隱君子朱堅伯固者世家于此特臨廣陌爲危閣以延真爲名余自京來歸過而登焉凭欄而睇煙雲杳靄形勝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而恨其名未足以副其趨謂伯固曰君風度儒者也年方壯有美材乃不以功名富貴爲急甘隱約於山林也而雅志欲延真豈有說乎伯固曰然吾當語子夫功名富貴偶然爾士以身徇惑也何以知之漢武帝見相如賦喟曰吾安得與此人同時及見之止以爲上林令富貴若不可必也唐太宗見馬周之論促使召之接武於道及

見之談笑而斷國論富貴又若可必也李廣之伎無雙於天下及從式師出征迷失道路竟不得侯而死功名若不可必也薛仁貴白衣從征遠東以三矢而定天山卒爲名將功名又若可必也吾以謂人生百歲如駒過隙要當從吾之志耳昔梅子真補南昌尉時放浪此邦有別業之遺基在焉已爲道士廬元始中棄妻子歸壽春後人見之於稽山變姓名爲吳門卒而傳不書其終其爲仙明矣庸詎知其不雜屠沽尚往來故居乎吾爲閣以延之儻幸及見又庸詎知不攜吾登毛車渡弱水以游道山哉余不得而答乃

敘其說援筆而記于壁

思古堂記

東坡先生曰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曰成之者性繼之者善蓋善者性之効爾而孟軻曰人之性善孔子之言譬如如珠走盤孟軻之言譬如如珠著氈夫珠非有二者走盤則影迹不留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既有言矣乃曰不聞是其可以影迹求哉著氈則觀者庸詎知不疑簞縛亦可以留珠乎故荀卿又言人之性惡自善惡之論興蓋有不勝其言者

聖賢相去百年而其言相遠如天淵況不翅百年而守衆人之言爲知道非愚則狂顏淵韓愈異世而同出孔門然其識有深淺何以知之亦以其言之淵飲水曲肱在陋巷不改其樂此亞聖全德懿行也而愈謂哲人之細事愈且未知顏淵能知孔子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大蓄其德然言行之精以韓孟之識有不能盡窺學者其可不思乎吾嘗誦之三衢毛庠文仲少有英氣深於學問而善功名富於翰墨而飽籌策以破趙會食爲迂伏軾下齊爲樵所與游皆天下第一等流遭時外平疆場久空無所施其



材寒寓一官不甘憂患折困袖手來歸圃于衡嶽之下寢處晴嵐夕霏按行春花秋月弄琴閱書以娛賓客枵然與世相忘而名其堂曰思古與東坡之論相表裏如維摩自藏於不言之中以發文殊之義縉紳高之文仲歿其子在庭季子以書抵余曰惟子可以知先人爲堂之意強爲我記之故余獨載東坡之論以著文仲之高然晉劉寔作崇讓論曰世議士名德不迨前人非也時非乏賢士不崇讓耳然則士必生而能賢不由稽古之力爲循墻巽牀之僞是學使寔不死登此堂將逃羞無地尚何論哉季子年二十餘

種性工文聽其論古今瞻博絕倫真能世其家者也故樂爲書之

遠遊堂記

宣和元年秋八月朝奉郎夏公自天府謫官祁陽明年三月至自三峴館于靈泉寺寺臨大江江流湍急斷岸千尺萬峯環之如趨如揖如翔如集公構堂其西盡收其形勝靖深以宜茂林脩竹虛明以隔囂聲塵氛而名之遠遊重九後二日余從公登焉對立凝睇晴嵐夕暉浮動乎綠踈青瑣之上促榻對語笑響散落乎千巖萬壑之間於是隱几枵然忘言蓋其倚

功名於憂患之外玩雲川以自娛心飽新得百想俱滅然知國知兵百未一施而沉冥小邑如對彭澤之狄梁公通泉之郭代公乃名所居之堂爲遠遊何哉嗟乎世之識真者寡所從來舊矣表天綱識武后於襁褓驚曰貴武氏者此兒也使天綱果識真當曰亡武氏可也賀知章果識真當曰游仙可也夫一塵翳目天地四方易位袁賀方眩夢幻以其禍爲貴以游爲謫要不足怪也公今去國之遠而能酬酢風月安樂泉石酒後耳熱侍兒扶掖而歌則忘其身之爲逆旅謂之謫可乎公嘗首肯余論祝余爲之記公諱倪

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爲名臣之後凜凜有祖風者也

普同塔記

人之有死生如日之有明暗死生相尋於無窮而明暗迭更未始有旣然知其明暗者固自若也生順而死逆衆生當其變則駭異之孔子但曰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知其故則知其不駭蓋不欲深言之莊子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旣不與之變當卓然而獨存者也莊子著其理而未盡其情若西方之教則痛言之而盡其情曰若先有生而後有死者則世

未見不死而生若先有死而後有生者亦未見有不  
生而死譬如尋始末於環輪之上求向背於虛空之  
中則死生之情盡自佛法入中國奉持之者纜總其  
法度參差不齊獨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律之學約之  
人情折中而爲法以壽後世故其生依法而住謂之  
叢林及其化也依法而火之聚骨石爲塔號普同塔  
諸方皆建塔近僧坊遠不過一牛鳴蓋大衆將送火  
化則荷薪而臨瀉山獨拘於陰陽之說謂近寺不宜  
爲葬地自開山迄今三百年建塔於回心橋之南其  
去寺十里故親臨之法往往不能繼也空印禪師軾

公住山十餘年百廢具興其所以安僧宜有者大備  
獨以普同塔未建爲憂一旦與侍者登山之西崦相  
其形勝施長材鳩工以爲之開大穴以石爲宮又屋  
於其上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懽呼聲應山谷興  
修於宣和二年之春斷手於秋八月空印恨未有記  
以紀其歲月遣侍者覺惠來求文余歎曰叢林之衰  
諸方皆輕僧厭其多而窘於食空印旣成堂宇浩然  
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又爲造塔以待其終其敬  
僧荷法之心可謂至矣嗚呼僧者佛祖所自出厭僧  
厭佛祖也安有稱傳佛祖之印而反厭佛祖者能契

聖乎空印之意可無書乎

瀉源記

岷江因山爲名初發泫然濫觴漫衍而至楚則爲際天之雲濤萬斛之舟解風而不敢濟爲山因水爲名衆泉感發於煙霏空翠之間旋緝走碧匯爲方淵蒸之成雲雨故之成江河蓋岷江資之者衆而瀉水善養其源也任山空印禪師笑曰一法界中無假法者故揭於大仰堂之南榮曰瀉源欲學者觀水之有源知自心之靈源未嘗竭也蓋岷江之資衆知衆智之不可不學也然先究自心後資衆智道之序蓋如此

故善財童子南詢諸友必曰我先發菩提心如何名菩薩行有人於此因山中之氣候更四時之晴陰入重重法界方其宿霧蒙蔽微見淵色則若凡夫雖有染心而性常明潔霧開而澄滓目光下徹則若二乘已澄諸念定慧超越更昏昕之湛然視纖埃之不隔則若人牛兩忘而蓑笠未徹微風徐來方淵鱗鱗波波之中頓見方淵而波非大方淵徧入衆波而淵非小則若歛目於樓閣之前見三世於一念嗚呼瀉山爲湘南大叢林而空印道光兩本槌大鼓臨人天萬指圍遶今乃退藏於不言之中借山泉爲欽體聽萬

象以說法何也蓋道不可以言傳故前聖賤言語小譬喻又欲學者自得之故設象比興以達其意鞞瑟支羅不言佛身不可以色相求也而供養梅檀塔座多寶如來不言根塵俱寂卽是自身也而以寶塔聽經余觀前聖莫不然何獨空印哉宣和二年八月初吉會余於湘西之瀕夜語及山中之勝曰恨子未見吾泉然強爲我記之余戲曰師以山泉爲舌爲衲子說法界自在緣起無生之法而余以翰墨爲五色藻辯才而畫圖之他日有尋流而得源悟意而忘象者可以拊手一笑中秋前一日記

栽松庵記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得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卽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庸紡里閨間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視之跣趺波間泝流而上異

之收養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性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卽游霍峯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濁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甲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弘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旣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

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竇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布景堂記

宣和三年秋萍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侯尤其魁壘者侯學精敏而齒少行修潔而材高雖隱約寂寞之濱而名滿縉紳之間所居有風泉雲壑之勝茂林脩竹之美四時之景陰晴異態穠纖畢見構亭佳處而名之曰布景余因得其爲人而想見其處恨未能與益之從侯相佯乎

其上援筆而賦之越明年春以書抵余曰山川之妍  
美閱古今而不盡萬物之榮謝供四時而無窮然特  
若爲閑適者所施設而爲悲愁者所乾沒也玉輪流  
輝蒼崖哀湍天下之清絕也而倚娉婷者不見節絲  
竹者不聞畫公曰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者譏之  
也紅艷之閑美鳴禽之過前物外之奇觀也而憂國  
者以爲悲行役者以爲愁少陵曰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者哀之也吾口先王之法言逢至治之聖世  
勤田園以供伏臘玩琴書以娛賓客偏親慈和而耳  
目聰明弟昆孝友而樂易賢雅所謂悲愁者於我亦

安能神哉以吾之閑適較市朝當十倍吾亭雖陋然  
萬景分布吾前受吾約束真造物之爲施設非經營  
而得招要而至者也子其爲我書之余曰昔支遁之  
愛山乃買沃洲之小嶺賀知章之愛水特上疏以乞  
鑑湖其風味雖清妙而正所謂經營招要者若之紫  
芝則不然偶愛陸渾山水之佳遂留六年余觀高侯  
之趣味殆亦紫芝之流乃欣然爲記之

少陽義井記

建炎元年六月蔡陽野墅僧子辰俱潯陽檀越陳壽  
還自白湖過少陽渴甚須水道傍皆近人積水穢濁

不索相與歎曰江淮要衝而地無美泉何以止往來渴心相約出錢開井于湖之左而白湖楊元廣彥隆亦欲協成之有僧祖慶實董其事工畢泉甘涼邦人賴以灌畦飲吸行人盛暑爲歸宿之所易曰改邑不改井以象正君子之有恤心雖大行無加窮居不損又曰井者德之地以象有煩心之德虛其中而不自有之也歟嗚呼二三人者不獨爲濟衆無窮之利其亦尚德也哉十二月望日記

華嚴院記

代

政和四年春二月余自高安赴官臨汝行豐城境十

餘里奇峯秀深沃野自獻有白沙清流茂林脩竹之勝望林表出楮瓦路人曰其下華嚴院也遂造焉碧杉脩徑苾芻戢戢出迎客厦屋崇成如幻出禪齋風櫺金碧隨目殆應接不暇問住持僧惠訥曰院以父子傳器而服玩不減禪林何哉訥曰教有頓漸道無禪律今兩者相攻以其私而佛法微矣譬如棗中蟲徒自蠹壞出家蓋大丈夫事其說甚高緒餘土苴足以道廣孝慈上助清化今其衰其徒特不足知此如鳶翔青冥而心不忘腥穢求教之興三尺童子知其難余首肯其說而心奇之秋七月訥遣僧抵余曰吾



廬居於唐光化之元年名報恩迄本朝治平之三年  
詔改賜今額嘗燼火廢爲丘墟草屋數楹僅蔽風雨  
者自善明至懷珍七傳訥寔繼珍後因淨檀首建三  
門作兩序屋修普光明大殿前峙雙閣一以像僧伽  
一以館鐘虞東爲香積廚繞以複屋關典事堂有廩  
有厠西爲三聖堂增其後架設賓客館有漏有廐造  
演法潮音堂總屋於其中又建華嚴閣於寢室之上  
以實毗盧法寶之藏高深雄麗吞風吐月凡禪林所  
宜有者畢備僧至如歸轟轟鼓魚泯泯作息要不愷  
諸方經始於崇寧癸未之春斷手於政和乙未之冬

吾方念能事雖畢而後之來者未知飯僧報佛無窮  
之意而公適儼然辱而臨之非夙緣乎幸強爲我記  
之余曰今人持左券以取寓物未敢必得然爭毛髮  
之利斫頭穴胷何知慮刑而訥宴坐一室影不出山  
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之間化瓦礫之墟爲梵釋龍  
天之宮此其才必有過人者視其中渠渠欲置人於  
慈祥之域而專欲以精嚴自礪與夫裨販如來以自  
賊者異矣使其聞訥之風亦可以少泚其頽云

寄老庵記

高安南州之屬郡地連西山廬嶽之勝俗美訟簡士

大夫自爲江西道院飛楹畫棟間見層出於茂林修竹往往皆浮圖老子之廬龍城院去郭餘一舍山川精神發於雲泉林壑間如人眉目處余家筠谿之上少時往遊焉窮竒索幽信宿彌日便有終焉之計一行作吏轉徙四方登高臨遠未嘗忘於龍城也政和四年冬余留京師官冷口衆自馱風埃又病店彌月愈不憚而覺範道人適自高安來夜語及龍城舊游脩然忘紛而店亦棄余而去問覺範誰從子游有老僧志淳者其爲人木訥而靜深易親而難忘今結庵於鳳回峯之西名曰寄老每曰高風頽於無勇白業

毀於有累前聖知之故令比丘一飯日中三宿桑下吾幼知人間情緣爲累故棄之而學道知方外事法爲累又棄之閑放然諸餘勃窣飢食困臥猶累於老未可棄去故持以寄之因以名吾庵嗟夫世方以累爲榮而爭趨之淳獨超然高蹈賢於人遠矣吾聞天台智者臨終門人問所證答曰我不領衆早淨六根以傳法利生止證內凡五品耳淳之志其以是哉明年上元覺範南還因理其事爲之記使歸刻石山中他年當乞身歸田幅巾杖屨以從淳游尚未晚也

吉州禾山寺記

代

始達磨自西來以法授少林慧可而衣鉢爲信五傳至曹谿慧能知其道信於天下也藏其衣鉢而化故世稱曹谿之門得道者不可以數計然獨大長老行思懷讓克肖前懿號二甘露門思矐廬陵山水而老於青原讓亦庵於衡霍之下石頭希遷者思高弟也從讓游思實使之馬祖道一者受讓記荊卜鄰青原久之遂終於石門讓實使之今天下指目江西爲禪宗法道之源者以曹谿一子一孫首辱居焉永新爲江西山川形勝之地城南有山巋然深秀晴嵐夕暉應接不暇者唐僧達奚棲遲之所也奚不知何許

人以文德初始至刀耕火種住成法席致嘉禾之瑞因以名山號大智禪院院僻嶮初未著於諸方吳順義二年僧無殷中興之恢復法度學者趨之如雲殷九峯虔禪師之嗣青原八世孫也方是時禪學之弊巧見異解殷以擊鼓之機脫略窠臼於是宗風大振學者賴之嗣殷者有契雲自雲歿代居者名存實亡大中祥符初詔改賜甘露禪院有楚材者道價重一時法席之盛追比殷時又十世而有德普有自行自黃龍窟中來普歿七世而有妙湛大師法安初以政和元年自祥符移居之五年視前營構增其所未有

者新其所已壞者於是莊嚴紫金光聚則有殿樓稱如實旁行之書則有藏會四海必芻求寂則有堂辦香積伊蒲塞之饌則有廚像祖師則有閣館鐘虞則有樓升座法施之堂則曰無畏集定傳道之室則曰大智而閣於室之上名善應修廡複屋高深壯麗冬溫夏涼重規疊矩叢林號廬陵第一嗚呼妙湛之游戲於是作可謂集諸老之大成者也安走使京師乞文記其事余方困頓黃塵寄逸想於雲泉杳靄處恨未能角巾藜杖與山中高人游厭飫清境然余非學佛者其詭秘多溟滓然竊嘗論之忠孝碩大如宋王

或唐魏元忠徐有功輩初未必皆深於佛理觀其臨禍福超然自得豈所謂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者歟故余於禪學凡鉤章棘句凌跨方等汗漫橫流者則非肉眼所能勘驗至於生死之際有不容其僞者矣無殷將化集衆謂曰後學未識禾山今朝識取因怡然而逝德普之將化飲食畢談笑而寂然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妙湛雪竇之後又青原之遠裔吾將觀焉既論之又系之以詞曰

龍谿落石雪浪奔萬山環之如虎蹲凌霄白雲相弟  
昆七十一峯讓其尊煙霏搖空含朝暎微風徐來掃

靄氛樓閣時爲金碧痕聰明澄泓自吐吞三偉不見  
陳迹存異哉僧奚貌粹溫澗飲婆娑麋鹿羣誰中興  
之殷澄源咄嗟萬指魚鼓喧普公高喉已語言得法  
來自黃龍門弟子生奠手自捫放箸蟬蛻撼不聞大  
士法戰著策勲睨視生死等旦曠君看妙湛願力熏  
樓觀幻出高切雲美髯說法起機輪自云的骨雪竇  
孫江山偃蹇驕氣噴不受彈壓無傑文願乞名詩刻  
雲根導廣孝慈酬帝恩

寶峯院記

代

余家筠谿谿出新吳車輪峯之陽其陰鳳皇幕阜諸

峯黛橫玉立娠奇畜秀解楚山而益峻隋朝而來爲  
得道者所廬又黃龍龍安興化雲巖四大刹皆其遺  
地相去百里叢林之盛冠映諸方自大長老寶覺佛  
壽相續而興禪學宗天下衲子動成阡陌而寶峯善  
思院者世以律居然夕燈午梵齋魚茶板與四大刹  
者爭雄長而鳳皇幕阜之雄深亦讓其形勝余外舅  
家西安往來聞之熟矣宣和三年罷官臨汝道經雙  
井而造焉渡谿東望奇峯峻岡墮吾馬首據鞍回視  
飛楹畫棟翔出林表入重門顧兩廡翼如而入焉禪  
齋雲堂綠踈青瑣大殿層閣塗金間碧像設之妙服

具之華見者知焉登法堂望寢室窅然靖深者年僧  
雛倒屣迎客客至如歸焉退視其私則廚庫廩廩莫  
不整潔遊衲解包願指如意於是慨然歎曰誰爲之  
者何其材乃爾有餘耶住持僧守道曰院基于唐有  
田畝山林五代烽火之餘券牒亡失多爲比鄰所侵  
院因荒殘如逃亡人家者二十餘年詔賜今額熙寧  
之初僧圓智者白官請牒來居焉有恢復之意未幾  
物故至是化爲麋鹿狐豹之區元祐六年縣以玉谿  
僧子腴領住持事經畫三年未舉而化守道實傳器  
於腴者母李氏憫其頽壞施粧奩以開墾田畝用陰

陽家之說下舊院百步伐山爲基鳩工於崇寧元年  
之春斷手於政和八年之秋而吾院克成其弟守達  
者寔陰相之余聞曹谿祖師也而腰石夜舂牛頭宗  
師也而躬自負米皆以供僧也及其衰也稱嗣祖傳  
法者護食而拒僧道公於是時乃能犯拒僧者之怒  
而延納之此心日月不能老也道曰吾非有心以時  
特愛惜普光禪師與衆力耕見金而不取同伴詰之  
曰今吾未用也俟吾他日把茅蓋頭資以飯僧味其  
存心與今認十方僧物爲已有者異矣道慧敏而老  
其立事有過人者遣其徒寶宗來求文以記余愛道

京

山

山

所論併爲書之

先志碑記

代

政和元年余爲湘陰令湘陰瀕楚水臨洞庭連檣萬艘天水相接盡獻南楚之形勝愛其風俗之純美民訟之稀少士君子博學而知要篤實而有文窮不忘道富則守禮邑之南郭鄧氏之富至統袴僮奴谷量牛馬然奉身甚約禮士甚恭邑人皆化其德其子公循道議論有英氣直諒而勇於爲義縉紳高其才今爲承直郎余游相好也自余之宦湘陰餘十年無日不思縛屋湘尾分湖山之勝從父老之游且將老焉

宣和四年夏循道以書抵余曰天降罪罰不自殞滅上延先考啓手足時則有遺訓吾承祖宗餘慶坐享溫煖族大口衆貧富錯居欲贍給其貧者未遇皇暇汝其承吾之志言卒而棄諸孤嗚呼公尚忍言之已於今年元日與族人爲約券月給穀一斛男議婚錢十千再婚減其半女議嫁者錢三十千再嫁則減其半備喪者錢十千及葬更給其半歲月弗窮而存歿弗常不敢負標以計數限斛以爲額庶其利流百世而不弊子其爲我書之將刻石以昭示子孫使無忘先訓且欲族人想見先考餘風遺烈也昔范文正公

念族人游宦未歸多厄於飢寒則建義莊於姑蘇以  
 給其伏臘舒王請輸已俸買田蔣山飯僧為王氏之  
 亡者修營冥福文公贍其生舒王福其死循道獨立  
 券約恩及存歿此其東南賢士大夫多稱其可以無  
 書乎系之以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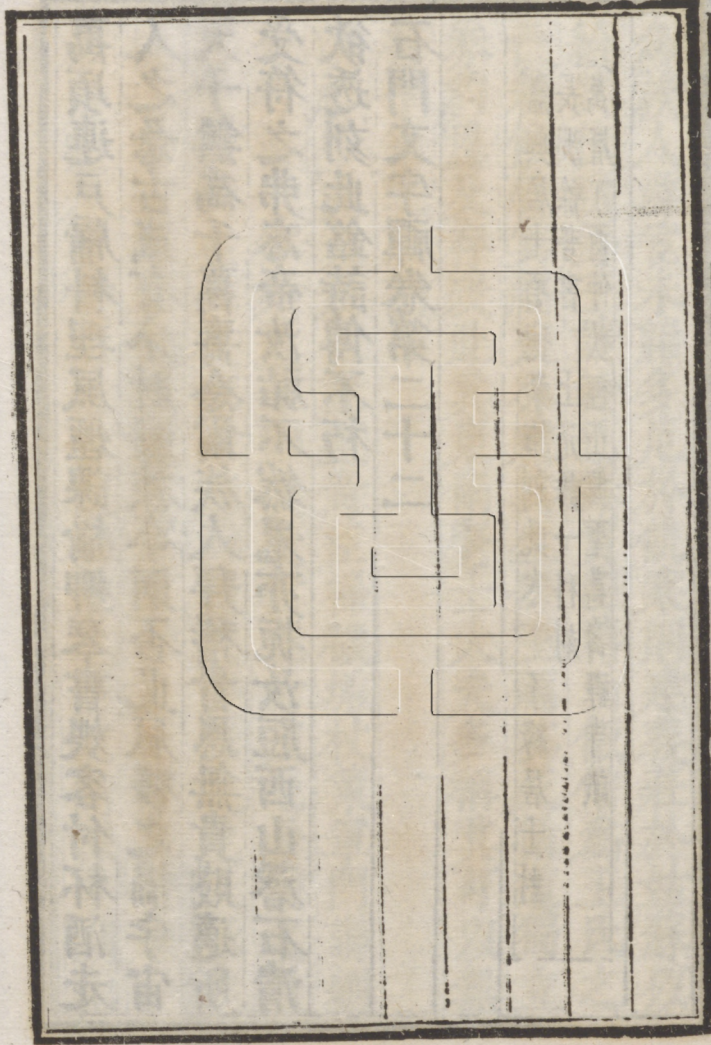
漢祚中興天所佑篤生奇臣掃穢垢杖策軍門謁劉  
 秀功業千年粲星斗鄧侯受材極奇茂毛骨似之豈  
 其後清明在躬氣渾厚慈祥照人資孝友邑人依之  
 扶老幼榘楠參天覆清晝毫末養之至成就百未一  
 施舟壑走疑侯功名在懷袖取之易然行探手湖山

萬頃連戶牖料理風煙課榆柳琴書娛客付杯酒走  
 人之急古或有分財贍族今則否此風移之徧宇宙  
 天子無為千萬壽念爾族人拜稽首恩無貴賤適所  
 受符之弗忘帝汝祐不然鬼亦扼汝脰西山磬石清  
 欲透刻此銘詩傳不朽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嘉興居士項德棻施刻此卷  
 長洲徐普書  
 上元許一科刻  
 丁緣居士對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序

五宗綱要旨訣序

傳曰人能自重然後可與言學余以謂自重者必其  
 天資才全而識遠何以知之張子房三世相韓韓為  
 秦所滅時年二十許弟死不葬袖鐵椎擊始皇悞中  
 副車走匿下邳乃能跪履於父老及佐高帝定天下  
 漢業已成糝糠王侯掉頭不顧思與赤松子遊韓信

微時自藏於怯淮陰少年易之使出跨下一市大笑而色不作及爲高帝大將一軍盡驚而氣不矜談笑而破趙名震天下得亡虜而師事之子房勇擊始皇而謙辭封爵韓信智出跨下而明師亡虜非材全者能自重如是不平原詣安丘孫崧學崧以書相分原得書不讀曰夫學者以智高者通書何爲哉藏書於家游學四方學成以書還崧解不傳書之意崧服其敏徐曠學於太學時沈重講授門弟子常千人曠所質問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曰先生所講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所未見尚何觀重知之憚其能根矩智識粹

美不在糟粕文遠巧妙非止準繩非識遠者能自重如是乎吾故曰必因其天資也夫刻志功業傾心名節者世間之學耳若離三界出五有者非夢幻功業戲劇名節可盡而天資無張韓邢徐之英余竊憂之諸佛三昧謂之甚微細智麤浮心識其能至哉菩薩行海謂之旋陀羅尼門鄙陋志操其能入哉學者之才如蓬芒之微而所授之道如萬鈞之重雖至愚知其不可然猶紛然不知愧可笑也爲弟子者心非其師而貌敬之爲師者實鄙弟子而喜授以法上以數相羈縻下以諂相欺誑慢侮法道甚於兒戲嗚呼昔

清辨菩薩以芥子擊修羅窟而隱候龍華道成乃問未決之事謂今彌勒未具徧知也辨之求師何其難也達摩達恨師子尊者不令嗣祖渡谿見女子浣露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晷耶師子忽至曰今日之心可嗣祖乎師子之求弟子何其審也大法寢遠名存實亡其勢則然蓋嘗中夜起喟爲之涕零余少游方所歷叢林幾半天下而師友之間通疎粹美者尚多見至精深宗教者亦已少矣又三十年還自海外罪廢之餘叢林頓衰所謂通疎粹美者又少況精深宗教者乎百丈法度更革略盡輒波及綱宗之語言如

雲門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翥已飛霄漢去晉鋒八博擬何憑雲門非苟然作也而昧者無地寄其意識輒易以循其私曰晉鋒八法審如易者之意則康氏圓形魔深虛喪又何義哉洞山渡水見影偈曰切忌從他竟迢迢與我疎吾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始契如其言契如如但一文殊無二文殊故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旨甚明白而昧者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脉斷絕豈曹洞旨趣乎仰山臨終付法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

復仰視兩口無一舌卽是吾宗旨兩口無一舌瀉山之牛一身兩號之意而昧者易之曰兩口一無舌審如易者之言則是其功時功尚何論哉臨濟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劍也用卽磨之意不欲犯鋒耳而昧者易之急還磨旨趣安在哉而以之不疑可謂陋哉獨法眼未遭更易行恐不免耳昔阿難聞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識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知謂曰吾從佛所聞異於是應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誦者告其師師應曰阿難耄矣所

記錯謬夫諸佛機久而尚爲水潦鶴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作梁武喧爭之語晉鋒八博不作右軍草書乎因編五宗機緣以授學者使傳誦焉

華嚴同緣序

余聞一切衆生識種皆具十法界性謂佛菩薩緣覺聲聞四聖天人傍生餓鬼地獄阿脩羅六凡是十種性本無性隨所熏起任運成就有人於此爲諸人等談無上道解脫知見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則識性熏發佛種如是乃至爲諸人等談不義語毀謗三寶一切障道之法則識性熏發惡道種是故如來世尊每

謂衆曰善男子善知識者是汝等最大因緣能令汝輩明見佛性離苦成道事彼知識不惜身命又菩薩願力願與衆生爲不請友其所立誓惟欲衆生悟心成佛然諸衆生自棄自賤貪戀生死飄流諸趣不能逢遇善知識善友如萬頃波尋一瓦礫今惠臻道人欲以是毗盧藏微塵章句不思議妙義結萬人同觀看其設心欲熏發一切衆生佛乘之種是其願力爲不請友而我大衆同得值遇譬如育龜值浮木孔當生難遭之想起增上善心使易成就竢其畢作爲卵塔書萬人名各藏於塔中虛空可殞而此願力如爍

迦羅惟願剝剝塵塵證明我說嗚呼六道以憂畏飢餓之火所逼燒尚不聞有佛安得聞經哉唯人道一切成就既已見佛又復聞經而不請友曲折誘導更復惰慢作跛驢心是真自棄凡我見前法界性侶幸同進道惠臻道行高潔而飽叢林受持願力久矣成熟是故今同普告大衆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唯加鞭此道是真知恩政和五年二月十九日書

洪州大寧寬和尚語錄序

但識綱宗本無寔法又曰若以寔法與人土亦難消巖頭說法指人甚要而語不煩亦何嘗鉤章棘句險

設詐隱務爲玄妙哉故其得友如雪峯有子如羅山於生死之際如洞視戶庭未嘗留情近世叢林失其淵源以有思惟心爭求寔法唯其以是爲宗也故高則妄見勝妙之境下則波爲世諦流布而綱宗喪矣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游從有若楊歧會翠巖真大寧寬皆一時號明眼而會與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寬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臬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羣徧遊諸方得此錄讀之而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宿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卽唱衣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

刻之嗚呼臬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授其語而臬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誇學者不亦透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

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典刑且次之則老成蓋前人所甚貴也又曰惡夫砮石之亂玉則似之而非者又其所甚疾也貴老成疾似之而非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近世禪學者之弊如砮石之亂玉枝詞蔓說似辯博鉤章棘句似迅機苟認意識似至要懶惰自放似了達始於二浙熾於江淮而餘波末流

滔滔汨汨於京洛荆楚之間風俗爲之一變識者憂之俄有叢林老成者嶄然出於東吳說法於錢塘諸方衲子願見爭先川輪雲委於座下法席之盛無愧圓照大通於是天子聞其名驛召至京師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是謂妙湛禪師慧公未嘗貶剝而諸方屈伏不動聲氣而萬僧讓雄彼似之而非者不攻而自破如郭中令之單騎見虜孔北海之高氣讐魏以其荷負大法故稱法窟龍象以其搏噬邪解故稱宗門爪牙也余與禪師游舊且少相好不見之二十年宣和三年十月初吉有仲懷禪者過余湘上出其示

徒語爲示昔蓮花爲聰道者作禮曰雲門兒孫猶在余則以手加額望臨平呼曰豈雪竇顯公復爲吳人說法乎何其似之多也

僧寶傳序

曹谿之道至南嶽石頭江西馬祖而分爲兩宗雲門曹洞法眼皆宗於石頭臨濟瀉仰皆宗於馬祖天下叢林號爲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爲五家傳略其世系入道之緣臨終明驗之効但載其機緣語句而已夫聽言之道以事觀旣載其語言則當兼記其行事因博採別傳遺編參以耆年宿衲之論

增補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者特爲之傳依倣史傳各爲贊辭統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宣和五年正月八日伏遇判府安撫大學降貴令辰繕寫呈獻仰祝台筭許旌陽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期於活人者也活人而能致飛仙況壽考乎余觀安撫大學其牧民臨政皆得佛法之至要和而爲生威而爲殺生殺皆以活人爲本嘗生瀏陽囚徒十有二人於死中佛法之見於和者也戮一賀文而億萬生齒安

堵佛法之見於威者也其妙用活人之功較之旌陽殆相萬矣惟其得法之淵源實出於圓照本禪師而不可誣也故余特以禪書爲獻伏冀燕閒之暇少賜披覽豈勝幸甚

嘉祐序

禪師諱契嵩字仲靈藤州人也少從洞山聰禪師遊出世湖山乃嗣其法其道微妙而未法學者器近而不能曉悟而公亦不肯少低其韻以俯循其機因歎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



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而遊正塗則奚必目擊而受之謂已之出邪卽閉關著書以攻正祖宗所以來之遺爲十二卷又別定祖圖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先焉上讀至呂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旌以明教大師賜其書入藏書旣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邪黎明當一識之公同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由是公名振海內遂買舟東下居永安精舍而歸老焉公

雖於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安危治亂之略當世同人少見其比而痛以律自律其身其學端誠爲歸宿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以其學校其所爲未見少差其考正命分於賢聖出處之際尤爲詳正觀學者循竒巧而不知本也乃作壇經贊亡孝背義又循養其欲也乃作孝篇十二章士大夫不顧名實多是已非他乃作輔教編學者苟合自輕不貴尚以修德也乃題遠公影堂記其所慕也乃作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以拋擲其才力以收景趣乃作武林志至於長詩贊而已殆所謂太山之一毫芒耳公

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者爲之首東長想嗚呼一匹夫雲行鳥飛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天地之遠也顧巨公貴人雲泥之異也而一旦以其所爲之書獻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向其風而卒能酬其志豈非其所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者也元符元年中秋日高安某序

陳尊宿影堂序

陳尊宿者斷際禪師之高弟也嘗庵於高安之米山以母老於睦遂歸編蒲履屨以爲養故人謂之陳睦

州臨濟至黃檗衆未有知之者而公獨先知之嘗指似斷際曰大黃之門必此兒也雲門祕傳於公人所以知之而公更使謁雪峯曰當嗣之不然吾道終不振矣雲門臨濟能不忘其言故宗一代天下古今依此以揚聲其德澤方進未艾也夫二子方其匿耀也其施爲未有以異於人而卒不能逃公之言何也古之人篤聞其信已故其處心也公惟其公是以自知之審而知人之詳也今之世雖有通人遠才不小同已則橫議疾之不掩則謗之而已通人遠才固自負而群小又工於爲謗宜乎其贅隅於世也而庸下之徒

能阿其所好故爭厚恩之環目遲以爲嗣庸下者固欲顯於人而好名者素快同於己宜乎其豐隆於時也吾行四方有年矣見此種人何限而恬然不知怪世衰道微一至於此使其聞公之風見公之像其何以施眉目耶嗚呼期臨濟必大黃檗之門而其嗣方大盛知人之詳也祝雲門嗣雪峯庶未其詰自知之審也傳曰知人則哲自知則明吾於睦州公見之矣公之影堂在高安南之四十里所謂米山者也

昭默禪師序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

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然出世間法亦然黃檗運公師事百丈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壓之百丈固嘗歎曰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備師從雪峯真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奧雪峯亦嘗撫其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雪峯百丈之道益尊而黃檗玄沙得爲的嗣初未嘗印脫其語言順朱其機因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

乃今於黃龍清禪師見之公爲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聞叢林其超情獨脫之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密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黃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咨嗟以爲不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悅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爲洪州武寧陳氏子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丘過書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卽忻然往依高居其爲師幾何爲僧受具足戒卽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

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壑豈能畜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歷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黃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宴坐一室頽然人莫能親踈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懽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菸菟視水車然莫知罅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錄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爲法門昆弟氣宇英特慎許可獨

首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頃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不脫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輒語撫慰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侯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絕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生逼真世傳爲寶然終非真花耳其應

機引物以曉人皆類此大觀三年秋余以弘法嬰難越明年春病臥獄中公之弟子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候而去余矍然而起坐念公平生竒德美行恐卽死後世莫得以聞故爲疏其略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山中以傳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某序

潛庵禪師序

法道東來授受之際必因師弟子之賢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如雲起而龍隨鶴鳴而子和其周旋之久機

緣之著而特以侍者稱者如鳥窠之有會通南陽有  
應真趙州有文遠南院有守廓慈明有海善翠巖有  
慕喆而黃龍有公公諱清涼洪州新建鄧氏子世力  
田幼超卓短小精悍去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  
一落髮受具足戒時武泉常寶峯月雲居舜道價壓  
叢林公遊三老間皆蒙器許而疑終未決謁黃龍南  
禪師南曰昔洞山見雲門門問近離甚處云查渡夏  
在何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八月二十五云放汝  
三頓棒公聞之大驚南公又曰洞山又問適來祇對  
有何過而蒙賜棒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商量公大笑南公問何笑對曰笑者黃面浙子憐兒  
不覺醜耳自是容爲入室父子言論久卽令坐于芻  
去遊南嶽時先雲庵方出瀉山與公復造積翠公爲  
侍者七年南公歿隱遺西山山西山有惠嚴院僧死屋  
無像設露坐公見而喟曰古人斫山開基致無爲有  
忍懷不舉哉乃求居以修完之不五年而殿閣崇成  
百具鼎新卽棄去遊廬山南康太守徐公聞名延居  
南山清隱寺寺在大江之北面揖廬山公門風孤峻  
學者皆望崖而退以故單丁住山十有八年元符二  
年秋余與弟希祖自南昌舟而東下訪之晨香夕燈

升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所服玩者莫不具時時  
鏤地處置爲余言先師初事栖賢謁泐潭澄更二十  
年宗門竒奧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文悅以見慈  
明則一字無用設三關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  
公畫龍龍見卽怖余曰每疑三關語垂示平易而人  
以爲難何也公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  
文殊師利欲問空王佛義卽遭擯出以其墮艱難故  
起現行耳嗚呼自墮艱難故起現行學者大病如人  
開眼尿牀平地喫擲然今化去三十年猶有悟其旨  
者不無損益也有僧依十有二年公舉令住淨衆寺

辭行謂曰汝雖在此費歲月實不識吾家事儻嗣法  
當不以世俗欺誑爲心其人乃嗣翠巖機焉南昌隱  
君子潘延之與爲方外友延之迎歸西山而州郡文  
爭命居天寧衲子方雲趨座下一時名士摳衣問道  
公以目疾隱居龍興寺房戶外之屨亦滿上藍忠禪  
師雲蓋智公之子於公爲叔姪移公居寺之東堂事  
之如其師叢林高其誼余政和四年冬證獄太原拴  
縛在旅邸人諱見之而公冒雨步至撫慰爲死訣明  
年南歸幸復見之軒渠笑曰吾不意乃復見子公壽  
八十四目盲復明此其精敏於道志願叢林所致鳴

呼佛法寢遠壞衣瓦器之人亦有侈欲爲人師者爭慕華構便軟暖公獨舉頽壞而新之爭欲致弟子不問智愚欲出門下而公獨精粗之爭欲坐八達衢頭以自賣其道而公獨居荒遠以自珍之爭好勢利惡醜而公獨犯衆惡自信而力行之每謂弟子曰無事外之理理外之事觀其措置豈其真然之者耶

定照禪師序

達磨之道六傳而至曹谿自曹谿派而爲江西石頭二宗旣昭天下學者翕然從之由二宗以列爲五家于今唯臨濟雲門爲特盛洞山悟本禪師機鋒豎亞

而出年代寢遠惜其無傳元豐中有大長老道楷者赫然有聲于京洛間問其師承乃投子青華嚴嫡嗣青公爲大陽眞子蓋洞山七世玄孫也大觀元年京師大法雲寺虛席有司以公有道行請于朝願令繼嗣住持奉聖旨可其請未幾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公談以禪學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左璫持詔至法雲楷謝恩已乃爲表辭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二道臣戴睿恩已卽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伏念臣行業迂踈道力綿薄嘗發誓願不受利名



堅持此志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僧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敢飾辭特賜允俞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執拘不回開封府尹具以其事聞上大怒收楷送大理寺吏知楷忠誠而適批逆鱗有憐之之意問曰長老枯悴有病乎楷曰無之吏曰有疾則免刑配楷曰平時有疾今實無豈敢藉疾僥倖聖朝欲脫罪譴耶吏歎息久之竟就刑縫掖其衣

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觀者如市皆爲之流涕而楷神和氣平安步而去如平日至緇州僦屋以居而四方衲子爭奔隨之接武于道嗟乎禪師粹然一出支洞山已頽之綱道顯著于時矣而聖朝方以道治天下海內肅清旌表有德天時人事適相偶如此而楷獨罹此禍可疑也夫豈斯道疑獨間關至此卒不能以振興之耶抑亦夙殃成就緣會如是耶聞之者莫不長喟余因疏其事以授嘗識禪師者使學者知道固如是而視欲勝天滅命者可以發一笑也

邵陽別胡強仲序

多言乃致禍器滿苦不密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  
河壞螿孔端山墮有鼃穴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此孔北海臨終時詩也而其意乃若自悔何也教汝  
爲惡邪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耶則我平生未嘗爲  
惡此范滂臨刑語其子之辭也而其意乃若自疑何  
也徐有功方視事吏泣白曰有詔公當棄市有功置  
筆安步而去曰豈我獨死而諸人長不死乎三坐大  
辟當死不憂三赦之不喜其明見自性不悔不疑而  
卒以榮名終吾聞成就世出世間法特一切能捨耳  
有功其亦知此乎余學出世間法者也辭親出家則

知捨愛遊方學道則能捨法臨生死禍福之際則當  
捨情頃因乞食來遊人間與王公大人遊意適忘返  
坐不遵佛語得罪至此重賴天子聖慈不忍置之死  
篆面鞭背投之海南平生親舊之在京師者皆唾聞  
諱見雲散鳥驚獨吾友強仲姁嫗守護如事其親自  
出開封獄冒犯風雪爾足相隨三千餘里而至邵陽  
猶不忍去嗚呼臂三折而知醫閔人多而曉相事更  
疑危而識交態有交如子何必多爲然強仲每見余  
蓬頭垢污在束縛中飲食談笑如平日言涕俱出曰  
子殆不知世間有恥辱憂患乎抑真石肝鐵腸也余

笑曰死可避乎心外無法以南北論中外則謂之失宗以僧俗議優劣則謂之迷旨失宗迷旨前聖所呵吾方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虚空大千沙界特空華耳何暇置朱崖於曾次哉強仲高義密行追配古人宜若知此子持此語爲我謝鄉里故人此去死生一決死不失爲谷泉脫或無恙尚不失爲車中王尼他日綠錦江頭相見追惟今日則尚可軒渠一笑也政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南逐客某序

送強仲北遊序

洛生郭玉得程高方脉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漢

和帝時爲大醫王多有應効性仁愛雖賤如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貴人時或不愈帝使貴人衣廝養服問醫輒効問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則垂存神於心手之際可得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以高顯臨臣臣以怖懾承之其爲難也有四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能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嗟乎人之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行之觀玉所論甚明而竟不能

用雖得之亦失之之謂也玉蓋所謂有技之醫非有道之醫也有道之醫如庖丁之解牛但見其理不見其全牛也如孫武之誅二隊長但見其法不見吳之寵姬也吾友強仲少任俠喜立奇節赴人之急難義形於色慕太史子義王義方之爲人中年學道一飯奉身爲伊蒲塞之行雖摧縮鋒角而劇談滑稽每每絕倒坐客強仲蓋寓於技以游人間世者也而喜醫貴人聞強仲奄然足音卽其疾不辭而去余嘗問之對曰吾治貴人有三易方視其疾以投藥不知有富貴如承蜩也不以天下易蜩之翼一也貴人必聰明

可曉以避就之理二也且吾期於活人而非事於名一醉之外無所恤三也玉以四難自藏而強仲以三易自顯殆所謂有道之醫也王城貴人之都會強仲往遊焉明年山林間聞京師有異人能生人於死中如秦越人華佗者必強仲也

送李仲元寄超然亭

余至海南留瓊山太守張公憐之使就雙井養病在郡城之東北隅東坡北渡嘗遊愛泉相去咫尺而異味爲名其亭曰烟酌且賦詩而去其旁有堂名曰踈快渠渠高深吞風吐月堂之後有軒名曰俱清倚欄

東望山海之勝一覽而盡得之太守又構庵于後其名至遠余既居之乞橄欖于苟舍判荔枝樹於沙岸作詩其略曰整藍乞橄欖斷樹判荔枝日作東坡羹有佳客至饌山谷豆腐以餉之崇寧寺有經可借郡有書萬卷太守使監中之余時乞食于市作息之餘發首楞嚴之義以爲書他日以寄吾弟祖超然使知余雖困窮於萬里不能忘道也仲元將渡海不欲更作書如到京爲我一至天寧見因覺先爲余錄之以寄超然且發萬里一笑

夢徐生序

余竄朱崖三年既蒙恩澤釋放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瓊州登邁北渡將登舟有兩男子來附載佐舟者識之曰此泉州徐五叔兄弟也往來廉廣歸宿於瓊以販檳榔爲業且見之二十年矣遂與俱載曉渡三合流無恐未及雷州岸次日北風不可進乃定石留赤岸半月日以一掬米轉手送徐生爲營炊余時時弄筆硯又臥看左傳徐生默坐久之則去十二月五日風自南至天海在中日出瑩碧間舟行如鏡面未及晡抵廉州對岸館於蜚叟之舍徐生盡以其販具付僭載者使自至廉收米曰此吾女兒之子也

道人脫死地萬里獨行庸詎知無意外憂乎願護送歸筠卽爲買馬顧力步隨余走七十驛而至南嶽方廣寺余曰子可還此山吾家也衲子皆故人雖至筠無以異此徐生固請一到高安累日不去已而曰道人樂居此則可乃拜辭問所欲曰止求舟中臥讀書余曰此春秋左傳處處有之曰第與我耳因授與之五年秋八月十二日晝臥夢徐生如平日懷其人乃書以示超然曰蜀先主嗜結耗魏明帝好斧鑿之聲夫結耗與斧鑿之聲有何好而人君嗜之未易詰其所以然吾意人之相合以氣亦以是哉然徐生特

商賈者何從知覺範而所爲如此可不怪也

李德茂書城四友序

政和五年余自太原還南州過都下上元夕宿故人李德茂之館德茂環積墳藉名曰書城日與筆硯紙墨爲四友余曰公通藉金闕名聞縉紳而取友乃止是乎德茂笑曰昔周公誅管蔡張陳解劓頸吾未嘗不置卷長嘆夫踈親利害雖大聖不能保其親矧以衆人之器登功名之場而欲全交乎吾家濬之知之故棲遲林麓圖梁鴻老萊子之像爲友太白婆娑江湖結明月爲無情之遊吾以爲白失之誇而渤失之

誕也管城子吾益友也直諒多聞每與之語娓娓不倦燕卿吾德友也氣清而骨輕知白而守黑固膠漆之義重知見之香楮先生吾畏友也悃悃無華見地明白吾見之未嘗不展盡底蘊石虛中吾端友也天姿剛勁琢磨以成溫潤而有容知言而能默是四子從吾游神交道契忘義忘年久矣子今乃見問何哉余曰蘇易簡常輔此四人之賢爲文房四寶意非其所好也德茂不名而友之宜乎同居于書城之間無厭也請書以爲序使士大夫知有友四君子者自德茂始

連瑞圖序

崇仁爲撫屬邑山川清華民俗茂美然封連南康廬陵熏炙之習珥筆之風或波及之以故訟繁號稱劇邑自昔及今政有能聲者才可倒指而數比歲仍飢令佐非正官苟簡歲月以氣相勝而去者數矣今年春奉議彭公思禹通佐仇公彥和聯翩下車思禹風力敏強鑿姦鏟猾撥煩摧劇吏民驚縮以爲神號霹靂手而彥和又能詳明練達照了罅隙以裨贊之躬衙退砌無人迹木陰覆庭終日而囹圄殆可羅雀於是令丞抵掌清語而罷卒以爲常春夏之交雨連旬

早稻登場已而又雨無日民歌於阡陌之間所至相和六月癸亥有千葉白蓮雙葩並幹生於縣之西池乙丑有芝三莖紫穎黃英生於丞署之後堂邦人聚觀不厭嗚呼天下之令佐其才賢使民畏服敏妙勵精者所至尚多有之至興居一室淡然無爲而使百里之內風雨時若禾黍豐登奇祥發現於花木如斯邑者寡矣使吏民畏服者人也而奇祥於花木者天也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蓋理有固然余聞精誠之至各以類感貳師將軍拔劍刺崖而飛泉湧忠之至也李善自乳其主人之子而乳渾義之至也

古初護柩以身捍火而火滅孝之至也蔡順之母齧指以呼順而順至慈之至也夫忠義孝慈之應如形附影如聲赴響則兩公推誠以蒞民勤政以報國而嘉瑞並見者和之至也今同治一邑氣和且爾則異日坐斷國論以康濟斯民宜如何哉邦人圖二物以誇四方稱頌令丞之賢故余樂爲之序

墮齋偈序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如人言蜂醞百花之香爲甜耳永嘉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



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  
 知如手自握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  
 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  
 物亦不自握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  
 角如人言所以甜者為蜜耳而南泉曰三世諸佛不  
 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如人見蜜及親嘗耳曹山以  
 墮統三法如人以蜜觸舌自知純甜無中邊味耳南  
 州道人本忠聞之擊節賞音余曰此郎殆人類精奇  
 追友其人於百年之上遂名其所居曰墮齋請余記  
 之為記三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

御顧見何驚異又曰紛然同作息銀椀裏盛雪若欲  
 異牯牛與牯牛何別又曰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  
 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政和六年正月日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丹陽居士賀學古室唐氏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溧水芮一鶚刻

善願下西州入益山無量壽寺  
 下於十十  
 供朝十買學  
 天賦舒善言  
 百空無九其賦  
 影木高  
 其來  
 稱號

不問文字卷之三

善願下西州入益山無量壽寺

下於十十

供朝十買學

